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詩

廷對應制

九世甥孫朱潤刊行

皇朝銳意急英賢虜據中元七十年際遇風雲凡事別積
功日月壯心懋管簫器小誰能識孔孟人存用即傳漸負
壽皇勤教育奏答無辜微冕旒前

及第謝恩和御賜詩韻

雲漢昭回倬錦章爛然衣被九天光已將德雨平分布更
把仁風與奉揚治道修明當正宇皇威震疊到遐方復

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髮髮蒼

歌

謫仙歌有序

清夜獨坐天地無聲星斗動搖欣觀李白集
高吟數篇皆古今不經人道語騷章逸句洒
然無留思象之數百年間揚鞭獨步吾所起
敬起慕者太白一人而已感歎文之恨無人
能繼太白後因成謫仙歌是以祝太白幸觴
以酬太白太白有爽其听我声知我意笑

李白字太白清風肺腑明月鬼揚鞭獨步止一人我誦太
白手屢拍嘗聞太白長庚星夜半星在天上明仰天高聲

斗李白星邊不見白應声又
上傾亦無兩翅飛見白王母池邊任解醒欲遊金陵白采
石說月乘舟歸赤壁欲上箕山首陽巔看白冷雪水底眠
紫煙又不知在何處漱瑶象酌霞盃帳望不見騎鶴來白
也如今安何哉我生恨不與同時死猶喜得見其詩豈特
文章惟足法凜凜氣節安可移金盃殿上一篇頌沈香亭
裏行樂詞此特太白細事耳他人所知吾亦知脫靴奴使
高力士辭官妾視揚貴妃此真太白大節處他人不知吾
亦知歌其什鬼神泣解使青塚枯骨立呼其名鬼神驚惟
有群仙側耳听我今去取崑山玉將白儀形好彫琢四方
上下常相隨江東渭北休與思會須乞我乾坤造化兒使

我筆下光焰萬丈長虹飛

詞選三十闋

水調歌頭 送章德茂大卿使虜

不見南師久謾說北群空當場隻手畢竟還我萬天雄自
笑空之漢使得似洋之河水依舊只流東且復穹廬拜會
向葦蕪街逢 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箇半箇
耻臣戎萬里腥膻如許千古英靈安在磅礴幾時通胡運
何須問赫日自當中

念奴嬌 至金陵

江南春色等米是少勝遊上酒真殊治廉纖只做得飛鳥
向人恨傍地關天開精神朗慧到底還京樣人家小語一

因念昔日山城箇人如畫已作中州想都
為笑人無限也冷落不堪惆悵秋水雙明高山一弄着我
此意生商徐好住片帆有分來往

賀新郎 同劉元實唐興正陪葉丞相飲

脩竹更深處敗簾擁清陰障日坐來無暑水激冷之知何
許趾碎危欄玉樹都不繫人間朝暮東閣少年今老矣况
樽中有酒嫌推去猶着我名流語 大家綠野陪客與筭
等閑過了薰風又遠商素手弄柔條人健否猶憶當時雅
趣恩未報恐成辜負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
眉歌未罷誰來舞

滿江紅 懷韓子師尚書

曾洗乾坤問何事雄圖頓盡試着眼階除當下又添英物
北向爭樹幽憤在南來遺恨狂酋失斧淒涼部曲幾人存
三之一 諸老及即君出恩未報家何恤念橫飛直上有
時還貳笑我只知存飽暖感君元不論階級材更上百尺
舊家樓塵侵帙

林抄香 觀木犀有感寄呂郎中

天高氣肅正月色分明秋容新沐桂子初收二十六宮都
足不辭散落人間去怕群花自嫌凡俗向他秋晚喚回春
意幾曾幽獨 是天上餘香賸酸怪一箇香風十里相續
坐對花旁但見色浮金粟芙蓉只解添秋思况東籬淒涼
黃雨入時太淺背時太遠愛尋高躅

三部樂 七月送丘宗卿使虜

小屈穹廬但二滿三平共勞均佚人中龍虎本為明時而
出只合是端坐王朝看指揮整辦掃蕩飄忽也持漢節聊
過舊家宮室 西風又還帶暑把征衫着上有時披拂休
將看花淚眼聞弦骨對遺民有如皎日行万里依然故物
入奏幾策天下裏終定于一

水調歌頭 癸卯九月十五日壽朱元晦

人物從來少籬菊為誰黃去年今日倚樓還是听行藏未
竟霜風無賴好在月華如水心事楚天長講論參洙泗盃
酒到虞唐 人未醉歌宛轉吳悠揚太平曾次笑他磊砢
欲成狂且向武夷深处坐對雲煙開歛逸思入微茫我欲

為君壽何許得新腔

合如嬌 登多景樓

危樓還望嘆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
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崗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
成門戶私計 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李英雄涕憑
却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壽取
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寧問疆對

賀新郎 寄辛幼安和八懷韻

老去憑誰說看幾番神奇真腐夏裘冬葛父老長安今餘
幾後死無憐可雪猶未煉當時生髮二十五茲多小恨等
世間那有平分月胡婦弄漢宮瑟 樹猶如此堪重別只

使君從來與我話頭多合行矣置之無足問誰換妍皮
骨但莫使伯牙弦絕九轉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尋常
鐵龍共虎應聲裂

端雲濃慢 六月十一日壽羅素伯

蔗漿酪粉玉壺水醑朝罷更聞宣賜去天咫尺下拜再三
幸今有母可遺年此日共道月入懷中最貴向暑天正
風雲會遇有恁嘉瑞 鶴沖霄魚得水一超便直入神仙
地植根江表開拓兩河做得黑頭公未騎鶴赤手問如何
長鞭尺箠向來王謝風流只今管是

阮郎歸 重午壽外舅

波光颯颯浸晴陂有亭湖岸西菱荷香拂柳絲垂升堂獻

壽厄 紅約腳綠侵衣頭祝眉期願花間妙語欲無詩一
年歌一詞

祝英臺近 六月十一日送葉正則如江陵

駕高舟嚮劇暑千里江上去夜宿晨興一一舊時路百年
忘了句頭被人說破紙故裏是爭雄處 怎生訴欲待細
與分疏其如有憑據包裹生魚活底怎遭過相逢樽酒何
時征衫容易君去也自家須住

蝶戀花 甲辰壽元晦

手撼黃花還自笑笑比淵明莫也歸來早隨世功名渾草
草五湖却共繁華老 冷然家生宛得道倚旒妖燒春
夢如今竟管公賦華須到 此花之後花應必

水調歌頭 和吳允成遊靈洞韻

人夢新來景龍認舊時泐不論三伏小住便竟凜生秋我
自醉眠其上任是水流其下端激若為收世事如斯去不
去為誰留 本無心隨所寓觸虛舟東山始末且向靈洞
與沈浮料得神仙窟穴爭似提封萬里大小幾瓌球但有
君才具何用問時流

念奴嬌 送載少望參選

西風帶暑又還是長途利牽名役我已無心君因其更把
青衫為客邂逅卑飛幾時高舉不露真消息大家行處到
頭須管行得 何處尋取狂徒可能有意更問渠懷骨天
上人間最好是開裏一般岑寂瀟灑無波玉堂有路尋着

正日齊眉壽域來何事眼光依舊舊生靈

卜筮子九月十八日壽徐子才

請靜翁花天洗不梧桐雨倍九週遭湖漫開祝壽當頭取
百載御袍黃粟秀金枝吐仙種花空晚節香人頭爭先
親

賀新郎 剛辛卯安再用韻見寄

離亂後頭說愛吾民金縷不愛惹黃藤葉舊壯氣及消人脆
好冠蓋陰山觀雪野殺我一星星髮涕出女吳成倒轉問
魯為齊弱何年月且也幸由之愁 斬新換出旗麾別把
當時一掃大義斥開收合據地一呼吾往笑乃里搥鼓動
肯這話霸只成癡絕天地洪爐誰有精筭於中安得長堅

鐵洲水破關東裂

垂絲釣 九月七日自書

菊花細雨蕭蕭紅蓼汀渚景物漸幽風致如許秋未暮又
值吾初度 看天宇正澄清欲往登高未也紅塵當面飛
舞幾人弔古烏帽窄收取短髮還羞覩遐壽身近玉雲深
處

彩鳳飛 十月十六日壽錢伯同

人立玉天如水特地如何撰海南沈燒着欲寒猶暖等從
頭有多少厚薄陰功人家上一一舊時香案照經幘小
駐吾州總爾依然歡聲滿莫也教公子正徐眼見這些兒
頽脫如高出書卷絳綸白入手不了判斷

鷓鴣天 懷王道甫

落魄行歌記昔遊頭顱如許尚何求
心肝吐盡無餘事一腹安然豈遠謀
總怕暑又傷秋天涯夢斷有書不大都
眼孔新來淺羨爾微官作計周

詞金門 送徐子宜如新安

新雨足洗盡山城祥禔見說好峯三十六
峯如立玉四海英游追逐事業相時伸縮
入境德星須做福只愁金詔趣

天仙子 七月十五日壽內

一夜秋光先着柳暑方平明羞失守
西風不放入簾幙繞永書沈煙透
半月十朝秋定否情點芙蓉染凝佇
又高如

成蓮深處藕石年長共月團圓
女進酒男稱壽一點浮雲人似舊

水調歌頭 和趙周錫

事業隨人品今古幾麾旌
向來謀國萬事及出汝書生安
識鯤鵬變化九万里風在下如許
上南溟斥鷃旁邊笑河漢一頭傾
嘆世間多少根幾時平霸面消歇
大家創見又成驚邂逅漢家龍種
正尔烏紗白紵馳騫奮身輕搏酒
後渠說雙眼為誰明

洞仙歌 丁未壽朱元晦

秋容一沓不受九塵泥
許大乾坤這回大向上頭此子是
鵬鷲搏空鷗鷺底
下只有黃花幾朵騎鯨汗漫那得人同

坐赤手丹心撲不破問唐虞禹湯武多少功名猶自是一
點浮雲鏗過且燒却一瓣海南沈沈拈取千年陸沈奇貨
祝英臺近 九月一日壽俞德載

嫩寒天金氣兩攪斷一秋事今樣霏微還作小晴意世間
萬室都成些兒無欠只待與黃花為地好招致對此鬱
葱、新菊未成醉番手為雲造物等兒戲也知箇中真果
時一班呈露便做出人中祥瑞

踏莎行 懷葉八十推官

書用如仇舊游渾諱有懷不斷人應異千山上去夢魂輕
片帆似下蛮溪水已共酒杯長堅海誓見君忽忘花前
醉從來解事苦無多不知解到毫芒未

南鄉子 謝永嘉諸友相饒

人物滿東甌別我江心識俊游北及平蕪南似畫中流誰
繫旛龍駭万斛舟去、幾時休猶自潮來更上頭醉墨淋
漓人感舊離愁一夜西風似夏不

二部樂 七月二十六日壽王道康

入脚西風漸去、來、早三之一春花無數畢竟何如秋
實未須待名品如麻試為君屈指是誰層出十朝半月爭
看博空霜鶴後來別真共假任盤根錯節更饒倉卒還
他濟時好手封侯奇骨沒些兒嬾嫻勃率也不是崢嶸突
兀百二十歲管做徹元分人物

賀新郎 懷辛幼安用前韵

話殺渾閒說不成教齊民也解為伊為葛樽酒相逢成一
老却憶去年風雲新着了幾莖華髮百世壽人猶接踵嘆
只今兩地三人月寫舊恨向誰愁 男兒何用傷高別况
古來幾番際會風從雲合千里情親長晤對妙体本心次
骨卧百尺高樓斗絕天下適安耕且老者買犁買劍平家
鐵壯士淚肺肝裂

點絳脣 詠梅月

一夜相思水邊清必橫枝瘦小窓如畫情共香俱遠
人夢魂千里人長久君知否雨霽雲慘暮謝還修舊
表

皇帝正謝表

伏以天之生才實繫

國家之造人之用世亦關時運之與濟濟朋來班班類
臆以須選擇不使棄遺 臣亮等恭惟

皇帝陛下以聖人之大才行天下之正道詔英武於盛際

對易之需據君師之至尊為書之範眷言問寢重於

復離固將時以偕行詎有撫機而不發安靜和平之

福用以宮心發揚蹈厲之功期於得士 臣亮等仰知

聖意俯誦謏聞本末後先寧無失策短長高下孰有遁情悉俟

聖裁盡從官使自今以始寧敢竊爵祿以苟歲時如日之

升或可依風雲而效尺寸 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

屏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重華宮正謝表

伏以教育之功易世乃見選掄之道惟時是逢雖三歲之

故常而一日之特異無非自獻蓋有從來臣亮等恭惟

壽皇聖帝陛下對越在天倦勤與子以不世出之資而歸

之淡泊以大有為之志而宅以和平昔者論天下大

計之小臣亦嘗動自計焉而不敢言其情味平之

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適逢四

百人之自見共幸奮身於今日獨知回首於當年不

肖姓名再關
天聽已輸忠款盡出
聖謨載惟精一之傳無非正火之賢
設科取士雖清貴之尚仍陳力復惟亦大義之難廢其

茲一敷合彼眾材付託得人爰上唐家之壽陟降在

帝孰知
文后之聲臣亮等下情無任激切營屏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啓
謝留丞相啓
數十年窮居賦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
中龍頭之選顧今自喜論古良慚雖欲有言莫知所謝
惟大丞相少保國公卓犖良臣勤勞碩輔重道崇儒之正
學素所講明立綱陳紀之大經備嘗議論秉鈞務當大任
持衡務適厥中為社稷之元龜掌文章之司命獻謨猷於
左右固先裕於後先如亮者才不逮於中人字未臻於上

達十年壁水一几明瞭六達 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
譏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 壽皇之兼容恢復漢光之
大度留張齊賢以遺 主上禪宋廣平而冠群儒靜言叨
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亮青年立志白首奮身敢不益勵
初心期在重溫舊業出片言而悞 明主尚愧古人設三
表以繫單于請從今日若徐求其可稱必更得於所圖

謝葛丞相啓

平生險阻寧一事之稱心晚節遭逢當 上聖之信目况
更新於爰立方共贊於具瞻適丁斯時當有甚幸敬惟
大丞相國公山立玉峙地負海涵才非求奇貴其可用事
去已甚取其適宜不自知其同心寧更防於異已是非毀

之言有繫於宵中小大知長自安於慶外雖幹旋之功每極
其妙而歸宿之地卒底於五士守常心物無缺明主百年舊
典當漸見於施行一日俊功宜不憂於震動共贊 朝廷
之拔士亦令草莽之逢時亮少不自量謂功名差易耳晚
更多難維性命其如何念後死灰之中騰 烈燭之表栽
培傾覆天亦何心噓枯吹生人焉有助猥以門牆之舊物
加之場屋之隙人忍使白頭尚作如新之態當令赤子曾
微自上之嫌為知己而狂言亦死心於任運

謝陳參政啓

暮景生涯恍如落日少年夢事旋若好風方大賢共秉國
鈞之時而一介乃有趨捨時流之幸老之將至人其謂何

敬惟 參政相公究力古書潛心正學質而有韻判一言
父子之間博以逢原當千載君臣之會是膺大任以展良
圖四海群賢爭先攀附百年舊典次第施行方 皇家陳
善以開邪使天下回心而向道弥綸所至不闕毫厘汲引
而來咸展尺寸萌新牙於枯木燃烈焰於死灰亮禍患之
餘心志凋落塵埃之底筆墨荒疎獨有丹心不渝白首自
備納約於焉開明盈缶有孚所以發志不學近名之直亦
微慕利之諛上於二二之中推在第一之選 聖恩深厚
固非臣下所能知眾口會同夫豈智力所可及自天有命
無地自容音韻琅 徒累巨公之讀風期隱 式闕上哲
之懷略轉洪鈞志成通路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趙同知答

汲引人才使相先後倏經時變每問短長但有向者之虛
名庶幾今茲之實用濫叨首選徒激壯心自源徂流探端
知緒敬惟 同知相公蚤以文墨自結主知出其才猷遂
為世用既更多矣豈問偉然北向以復神州固有無前之
志中立而行正道姑從端本之謀英流異其相先善類依
以為重公輔雅望上所屬心宥密本兵國焉惟屏官則見
舜朝之遜賢豈容克野之遺念昔少年及見前輩素所自
喜兵法六韜已而飲聞中庸大孝坐想百年之舊疾趨一
世之雄莖蒹葭歲時牽連禍患人皆欲殺付微命於鴻毛公
不我遺脫殘年於虎口况遇持於文柄欲稍復於古初捨

其舊而新是面望之大而小可畧使臂清問及致公言
上亦念其論之平竟以先此時之選願當 聖世合天下
之異以為同豈無厲階非斯人之徒而誰與鼓同舟遇風
之勢成披雲睹日之功出尖之才石端並用易世之怨一
洗而空伊我何必惟公是望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羅尚書啓

世宜無才不必其用仁非為衆宜在夫高苟天人之皆同
則時命之自合故雖終遇敢不知歸伏念亮少張虛氣於
万夫晚付微軀於一駟老之將至鄧禹笑人人亦有言孔
子至我得失有命行藏信天零落殘生猶動諸公之至念
崎嶇社計誤分 上聖之洪私其使終焉未可知也此至

伏遇某官受天間氣為國偉人屹立漢庭無出其右主張
周道卒底於平遇所不安思必自遠猶懷晚進孰可任於
後來遂使衆人亦有光於才路紛然萬口翕若一辭如韓
信者無双常慎鄭侯之誤擢孫洪為第一卒遺武帝之憂
事固難平人豈易識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曾察院啓

劫火不燼玉固如斯死灰復燃物有待尔豈是非之頗異
蓋得失之無常衆口會同一力推挽不期而合独知所歸
伏念亮寢寔壯心凋零餘命藏身新進奈種之於髮毛回
首舊游已班之於從列知天人之未易合而今古之莫能
同死蟹護脐欲去不可生龜脫殼正尔良難乃於斯時有

此大幸茲蓋伏遇宗院執事文章宗主道德輩流一代端
人務先汲引百年論用為據依以重朝廷以尊旋
衰扶持國是毀譽之所不計董勸士風邪正於焉自別故
雖其輩亦取睿知越在二三豈不知其過分俄陞第一用
独抱於隱憂憂飾空腸試當實責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張侍御啓

主持公論意獨在於樸忠叶正上心理難施於巧智雖或
後於親權本亦備於先登惟其閭端何以論報伏念亮脫
身虎口父矢諱旁批逆龍鱗期於合理庶幾一割之有用
安能百鍊而愈剛兢短爭長無復此夢分多共少異度殘
生白首髮之卅心隱之言在此而意在彼聞之顯而吞之

微第其度程亦在二三之數決於旋袞竟成第一之傳
辱此誤知光夫末路此蓋伏遇侍御執事英姿沈毅度量
洪深國典朝章固盛時之所習見世科士版亦素宦之所
具宜騰此英聲成夫厚德風憲之地執守是先才智之淵
選掄不易欲使後風而靡要當如日之升獻言因惡於近
諛矯枉亦防於過直少年勇決記追逐於英游暮景安詳
務歸尊於獨智并心一向面補万分正季必言及明時而
自獻漁人使諫開人義以相先公所欲為誰敢不應

謝黃正言啓

文律持平豈處分於人品論衡求是亦務當於物情累藻
鑑之至明成冕旒之小誤足光晚景以動壯懷伏念亮剽

說何如蹉跎至此置身無所方念昔非回首亦疑未知孰
是豈有聖賢之孝乃為世俗所憎殆非其人以招此禍莫
年前却私竊自憐寸晷短長雖爭何用遇執至公之柄肯
收近拙之文使對 大庭褒然親擢誤先衆雋翕若誦言
非出人謀悉從天定此蓋伏遇正言執事英姿挺特極性
靜淵孝有源流誠不慚於游夏文出機杼蓋取則於孟韓
固非堯野之肯遺抑亦漢庭之未有竟後王邱收備諫工
遇事風生流輩退縮責難山立左右驚嗟持此無訛效天
心膂不遺餘力由致弥縫猶有後憂敢忘汲引故雖其輩
亦及今茲豈徒爾而激昂蓋聞之而與起合天下為一體
非此為則彼為極治道無兩端苟君羨而身美

請窮父美... 愧君子之... 念某... 進... 無... 入... 事... 伏... 準...
... 視... 知... 符... 子... 試... 宜... 容... 越... 意... 雖... 獨... 至...
... 心... 所... 不... 該... 言... 豈... 容... 於... 越... 次... 意... 雖... 獨... 至...
... 有... 司... 之... 所... 不... 快... 越... 在...
... 神... 清... 氣... 功... 幸... 傳... 止... 派... 以... 百... 聖... 為...
... 兩... 漢... 為... 機... 杼... 鼓... 行... 勢... 全... 而... 無... 其... 對... 驚... 動...

簪紳而為之先立其節而後入其善王師遂膺 睿眷以備諫
正知無不言成非所計海內人物固自如林古采忠誠亦
應有數輩連成在汲引而未識別分明不慮人心之異諸
凡魁壘亦惟門下之場上識得人必知我

謝揚解不致

法得失於數人之目有命者類能得之同毀言於萬口之
舜懷才者始克初此時一時之偶幸矧時義之謂然感惠
有由抗躬知禮端以求賢而下問歲之詔固有常經糊口
而收一日之長士多苟得立制莫踰於今密得人無復於
古如諸君相知以心此心達而此士至而後世相持不
法一法立而 聖生程氏愈謹而家傑之氣賤以拘材所

盜密而臨達之人遺其辱積弊之至此豈創法之所期
於廟朝徒嘆於乏才而川澤豈聞於遺士雖十九之非意
庶千一之有人如其者才本不隨奪俄回實雖本諸公之
浪听卒為十日之不容蓋才者爭之端據其端而爭自至
而名者忌之府趨其府而忌群與人其奈何天亦隨以
患而離而未艾驚惶万狀而莫支既榮辱之兩忘亦得喪
之一致一若龍而一若虎肯且不能呼我馬而呼我牛惟
其所謂已分息心於世故豈期獲玷於密書自顧膠父之無
階謾隨人而求舉望不及此得之若驚此蓋伏遇判府先
生以恢廓之資充碩大之容百年忠骨尚觀慷慨之遺奕
世義門猶識薰陶之自清望驟旌良於 聖眷長才或從耳於

朝班入為持橐之華出擁分符之重獄訟日簡教化浸行
致此無庸亦叨首薦其敢不勉其不逮所以無心瓦注者
巧而金注者惜本何所係適矢獲咎而方矢獲寓庶造其
精

答陳知丞啟

講聞高誼常恐無因墜規長綫如見所畏雖鳴謙之過厚
然視履以良勞拜此不堪卻則焉敢敬惟知丞中大世德
之厚天資之純少小驅馳寧憚勞於州縣老成淡泊肯徼
福於公侯徒以常心安夫久次平易近民之政習孰見聞
忠信報上之誠周旋旋處猶懷晚進及識前修柳下惠
之不卑小官孔文子之不耻下問摠是而往行之亦宜某

涉世多艰謀計大拙深勞甚矣莫知轉動之方事變突然
始出意料之表本非常法徒立下風以之為賢則何所取
裁以之操尺則幾於甚隨晉之勿問雖公事而掉頭示以
無他付俗緣於掩耳豈徒報謝為是稽遲過此以還未知
所措

送陳給事去國啟

伏審抗章得請完節言還頓俗稱高善類太息竊以君臣
本乎一體去就自為兩端苟决意以為高則雖留而奚補
股肱衛首本不相知心旅去身宜非所樂念之矣矣末如
之何謂微臣以罪而當行姦明主動心而一鑒尚期有卒
何敢自安瞻此設心無非體國然用捨之際休戚所關嗟

元氣之日傷而良翳之遽去中夜起立不勝倦之懷明
且此行徒重搖之之望敬惟其官才全而粹氣毅以洪風
骨奇厯可任之事清神端重厥有沈幾屹為老成以壯吾
國頃方當路其固鄉風未能自處於無嫌是以小違而未
見百念俱冷事忽動其隱憂數語自通分遂忘於階帥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啓

賀用丞相啓

九世甥孫 潤 刊行

屬者 廷有六號相則真儒天人知歸夷夏咸贊緬惟慶
慰厥有英略乃佐與王至於守文之君必也持重之相兩
適相求而相遇一昔入細以入龔洪惟 本朝獨異前古
苟在此位無非以儒取六經之空言發於一代之實用
人才高下固亦多端聖道始終長由一日此三代之所以
盛而兩漢之未能終雖使問世而生何異比肩而立敬惟

大丞相國公萬夫之特四國所瞻長江大河足以流轉墨
客光風霽月足以蕩漾英游用德宇之名成易辨場之後
發舊人誰在莫與同升華貫編儀始膺爰立歷數 紹興
渡江以後敢忘 建隆立國之初淵源可推幸先游夏指
揮苟定不數蕭曹固有人焉天所命者某登門雖久參乘
莫勝心知累卵之甚危技至屠龍而何用不面歲晚遂際
經綸寧問時宜悉垂覆蓋

賀洪景廬除內翰啓

伏審進東觀之成書拜北門之 眞命當為此官父矣或
進用於下陳顧乃於今得之爰屹成於舊德 治朝幸此
公論翕然竊以周置內史之官漢重尚書之選政事改以

法令之貳中外應以義理之文責重望高有四方用命之
掌職親地密皆一人听治之餘或廢或興有因有革翰苑
起於唐室而官制崇於 本朝匪曰私人是為內相玉堂
夜直動則詔 王寢殿朝參退而視舛以謀王体以壯國
經維侍老成作我心膂敬惟侍講修史內翰襟期洒落風
度粹夷道德文章足以宗師一世器能政理足以度越群
工羽儀 廟朝翱翔禁路百年舊事勒成大典以無遺千
古陳編孰謂聖傳之可祕蔚從人望簡在 帝心騰二難
之迭居宜一妙之獨殿固常拜假就使為真眷意方隆登
庸所屬嘉言善語因已久沃於 聖聰至公血誠行且獨
開於天步及還舊觀足慰具瞻某獲後門彛之游親睹衣

冠之盛一命再命循牆而恭特書大書秉筆以俟謹再拜
遣一介奉啓事詣塔墀投納伏惟台慈特賜鑒念

謝王丞相啓

謗如蝟磔莫尋解免之端命苦鴻毛敢說生全之幸非丞
相獨主公道於上則廷尉未為天下之平卒以微生自歸
洪造伏念其性固小異命亦多奇縱吾不擇鄉豈為惡人
之道地使行或由徑寧通小吏之金錢不察以世俗之常
情敢望以君子之大道吏文雜治第知鍛鍊之無端口語
橫生當信吠聲之可畏所幸聖賢之在上下使笱獨之向
隅雖木索加焉失明哲保身之術然杖笞免笑皆照臨及
物之功還其罪非之軀長我有道之國此蓋伏過大丞相

國公不兩朝耆德間世偉人小物克勤率以畢公之正一
夫不獲曰惟伊尹之辜欲民無冤繫國有政弊雖自列每
嗟獄吏之為尊士不足云亦使大夫之知免雖微欲報之
所尚期未死以前

謝留丞相啓

兵莫憚於志春秋所以嚴首惡之誅物不得其平法令所
以求顯狀之著厥或司存之疑貳則頃廟論之平章小人
覲其可欺微軀恃以無恐敢言偶幸實賴生全切以有萬
不同合民命而為國命殺一無罪損玉心以遠天心曾是
細微之災終累父長之福苟其有少或似所當明辨於上
目之嚴至於不相于寧肯依違於衆口之錄判然生死

之異道由此是非之大明伏念某暗於自知甘於受謗屬
厭長而已誦說云乎推平生志念之無他欲尊主庇民而未
可差晚歲口語之可畏謂殺入伏法以何疑不畜辜狀之
皦然猶待詔獄而後定風波洶湧尚餘勢之未平日月照
臨幸容光之無蔽使不及此其將若何此蓋伏遇大丞相
少保國公弼亮兩朝仰成元老不以紛紜為喜怒不以
疑似定刑誅通一身無非至公豈待仁聲之達與四海同
茲大慶共觀生道之施朝無失刑人有定嚮耻當吾世
成大去可去之機尚使尔民信君子必歸之怒事非小補
會適洪私不勞有力之呼無復向隅之泣自頃至踵橫嘉
惠於不貲鏤骨銘肌悵餘年之無幾

謝首知院啓

人小有才未知死所世皆欲殺要豈公心惟愛士出於至
誠則恤刑視其大体門墻舊物螻蟻微生嗚其積冤納之
洪造伏念某少時跌宕又遂闊踈幸劍何止不成徒存逸
想讀書非求甚解第采高標謾曰古心不入俗眼既置身
於無用宜取禍以難明下流而致縉紳之見推後何自取
窮居而使衣食之粗足似若無因謂其豪彊處以任狹加
虛謗於實事入信語於疑心內揣甚安言不為喜而毀不
為沮外傳大甚惡欲其死而愛欲其生醜在平時合成奇
禍重以當塗之立意加之衆怨之鑿空人與千金未能半
信家置一喙猶有後言遂煩詔獄之與允謂事情之審不

勝義者尚及今茲非廟論之至平蓋殘生之永已此蓋伏
遇知院相公以絕人之量涵蓋世之英闔闔往來歸之無
事是非好惡泯於不爭方其為常布之時周已有人輔之
器較藝軼出肯矜術於己能奕世嗣吳况踐更於時變收
天下之小以為大合人情之異以為同揚歷班行從容
廊廟飢溺關於禹稷指揮定於蕭曹對衆一言群吏竊聞
而加審後旁四顧同列熟視以生嗟吳言有識之知幾安
得無故而殺士為國遠慮欲民無冤當二三大臣之同心
何往非福使億萬斯年之受祐有慶推刑

謝胡參政啓

並建豪英獲際不冤之世壽全性命頌恩當痛之時雖以

自憐敢不知幸伏念某立志雖廣受命雖少人跡少不如人所
向牆壁老之將至乃星網羅苟有一跡之可疑豈逃十日
之所指自嗟命薄滴值途窮一口傳虛繫路人而為罪三
年置對任獄吏之便文不思訟者之謂誰但使仇人之逞
志鞠之又鞠疑於無疑殺一不幸恨損奕世無疆之福凡
百君子 易生私憂過計之心欲究及於物情終上干於
朝論此蓋伏遇參政相公為 國遠慮作時等先稱物平
施出一代經綸之手議獄緩死佐 九重斷制之仁欲使
民瞑目以無言必自我平心而取決拾一生於九死寧勿
舉無妄之灾付萬事於太公豈施恩不報之所有來私謝
之誠常情

謝陳同知啟

鹿林產於庖廚繫惟其命益豈于於日月戴掩其明嗟哉
平人有此奇禍肯茹冤於 聖世必白事於群公卒以微
生白婦洪造敢緣雅故交出等夷伏念某少覽古書忍遂
流於無用晚更世故始漸見於唯通豈求田問舍之是專
亦閉門造車之可驗一毫以上通緩急於里閭終歲之間
僅飽暖其妻子怨之所在明者不知苟有邪心雖路人亦
甘於就執繫至遭毒手蓋坐客及知其為冤第以當路之見
憎况復旁觀之共謗怨家白撰於其外獄吏文致於其中
儼然凶人無一可免置之詔獄凡百謂何詰其來由可為
驚駭遽風波之既定亦事狀之微然多取天地之虛名所

宜受罰猶有鬼神之神明證終煩持平國有人焉事無冤者
此蓋伏遇樞密相公英姿不世孝方絕人無遺憾於人不
求同於俗古心古貌讀前輩未見之書先覓先知得累聖
不傳之學雖泊然於世念豈得已於時須刑名度教之諸
家源流具涉規矩准繩之大器本末兼通以典民彝以斷
國論方求万事之合律不忍一夫之納溝疇昔少年許其
託契晚節末路不啻如新豈敢以冤而自言固已無簡而
不所恍如一夢及忘并邑之故吾頭以餘年自附門牆之
小物

謝羅尚書啟

自頂至踵橫嘉惠示諸公輿口誓心指殘生於再世雖施

恩不永其報而顧義必知所歸自慚奇蹇之蹤倍費生全
之力伏念才暗於涉世拙於謀身宜情徑行視毀譽如風
而不恤跋前疐後方進退惟谷以堪驚向也路人俄而重
辟墜木索之皆具寧髮膚之可全苟以疑似殘其軀豈敢
為當塗而自愛至於受織勦其命亦恐成聖世之失刑竟
不奈於人言爰特與於詔獄半毫以上皆無據之
詞十日之間有左驗甚明之實平心以察高下低首而听
一成獄情既真物論惟允死生異道天地鬼神之鑒臨骨
肉成圖父子夫婦之感泣事係阜陶之種德必知伯夷之
折民申其天休長我王國此蓋伏遇修文博學判部尚
書英姿不世偉度自天方為布衣固已有當世之志及持

從憲莫不惟大賢之婦內翰駿發之才蔚負老成之望青
天白日有是清明零月光風終然洒落軫一夫納溝之念
操萬事入律之權小用經綸大有閔繫敢以平生之雅故
用為緩急之據依恭值仁心遂張公道林惕惻隱知納交
要言之皆非蹈斃沈埋豈繁言重詞之為瀆僅賒九死莫
報萬分

謝汪侍郎啟

孝敬之道素虧羅親非罪营救之誠不至有枉莫伸咎皆
自貽情將誰恤何足以閔君子之念不期而逢執法之平
一節團栾餘生感幸水惟天地之大義莫先父子之至情
不可解於心與生俱出而與死俱入敢有愛其力無高不

即而無幽不求當其死倉皇急迫之中不暇顧是非利害之實開口而白道說非以為誇逢人而輒號呼庶其或遇總是可憐之狀出於欲脫之心誠不形焉人誰念者伏惟某官經綸獨任明允自將赤子入井之時有烏獲挽縋之力惻然拯溺夫豈為人顧此久淪乃尔幸會戴天履地獲自附人子之中分死得生無非拜大賢之賜不知報德之何所但竟捐心而自憐痛定之餘涕下而已

謝梁侍郎啓

法如江河使之易避人其金玉是以無畏安有皎而易見之情乃成久而不泐之獄牽連就遠號泣求伸世豈無毫自嗟太甚伏念某身名不流時命皆非暴於里閭所得寧

幾迫於妻子無策自資孰為龍斷之登垂作堵問之乞推平生之作計擇禍欲釋及晚歲之多累轉身無所重以當塗之切齒加之群小之鑿空衆口莫謂但承虛而接響耳目共覩嘆因美以成訛昭然行道之夫徒尔迫人於險制獄之設貴得其平事情之耳無過於實天地鬼神之具在死生禍福之遂分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君子長者之用心識前輩大人之行事有寬無猛治体所關惟恕故平吏師之表蓋張廷尉之多以兼徐司刑之所難肯使要人自行私意無簡不聽尚惧凡民之有弊以法為公寧敢殺士而無故式長王国具嚴天威尚以餘年拭目鈞陶之盛蓋言之再世拊心報効之期

謝陳侍郎啓

德邁丘山人非土石不敢淺量君子之識而竟失事大夫
之恭罪則奚逃心猶可見竊以遇人於險必動其心出已
之慮何嫌於謝此不易之常理未有知其由來激者為之
動輒過甚越石求安子而未已叔向置祁老而白朝第知
効顰不悟成拙言人嘗昔者皇之何以為心所謂伊人望
若將洗我五年之屈一日而伸徒費號呼竟由幸會此蓋
伏遇某字置身於準繩之內臨民有父母之心寧失不經
悉視向隅之泣以其所愛曾微識面之嫌借其力於一言
活人父於九死捐軀未足為報况一室門執筆不知所云
抑萬無也

謝鄭侍郎啓

文致詆欺之法久矣不行生死肉骨之恩今焉創見事實
關於國体道允愜於人心曾是餘年無非大造伏念某少
童且有志於當世晚乃自安於一廛身名俱沈置而不論衣
食纒足示以無求入真謂其有餘心固疑其克取而况奴
僕射日生之利子弟為歲晏之謀然有所歸謂可後於勿
恤內常無歉豈自意其難明俄而積世之寃端若從天而
下塗人相殺罪及異鄉當路見憎勤後旁郡恟之之勢可
畏炎炎之焰若何一死一生足累久長之福十日十手具
知來歷之非莫弭人言爰與詔獄是非錯出真偽相蔽
不以大公而益覲孰後衆認而細攷附法以殺雖百喙以

何言出意而行恐單詞而無據念天下之有究士蓋古人
之所用心坦然周道之平今若漢庭之允悉歸繩尺猶有
鬼神此蓋伏遇判部侍郎以獨見之明持甚平之論幸期
聖祕肯姑徇於俗傳心與天通寧由後於世好正色不撓
以法自持念曾子之慨然昔聞斯勇使宣尼而尚在今見
其剛純意 國家不遺微小拯匹夫於焚溺俱損萬分辦
大事於後容可觀一節弥綸妙手經濟長才古道今時合
為全体正人端士朗在下風萃之微軀昭厥來世闔門六
十口分無免矣之期行法二百年未有若斯之熱自今以
始制命知歸

謝曾察院啓

上下交攻命危絲髮是非隨定恩重丘山不欲凡民之有
究言使殺七而無故公論所在善類知歸伏念某本無他
長即居入下常想英豪之行事墮乃塵瓦頗識聖賢之用
心雜之泥滓宜身名之不就護衣食之是謀志念不出里
閭下流多謗姓字何干 朝著厚祿故人合或悔尤莫可
湔洗雖明知其非非敢肯言但陰覲於加憐番成私禱
第有途窮之哭俄逢陽長之身止蓋伏遇察院執事挺然
美譽篤實之資輔以正大淵源之學嚴於律已出而見之
事功心乎愛民動必闕夫治道抱規矩準繩之大器愛毫
髮絲粟之小才取諸深濤置之平地扶植正義以勸天心
審克詳刑以壽 國脉翻然風動成此岩瞻豈以螻蟻之

微生不閑念慮終然天地之一命永感私恩

謝何正言啓

肅此臺綱無非休國求其情實要言容心方物論之正
騰匿詔獄而莫定持平以听惟是之歸死則匪伊活之
造次伏念某徒有凌高厲空之志本無應時適用之才同
故舊之戚休乃名任俠通里閭之緩急見謂寡欲為飽
饜之謀自速摧殘之禍謗出事情之外百喙莫明爰生意
料之餘三肱并折友朋私憂其身後兒女環泣於生前吾
道非邪一窮至此男兒死爾正命謂何臺評欲付之六公
天定竟還於無事國是所繫恩私有歸此蓋伏遇正言
執事挺特性資屹然山立優游心事湛若鏡平夙洗偏門
具知情偽卒一世之端八正士莫之或先二百年之忠言
嘉謨於斯並建故虫小小亦使昭昭况螻蟻之微生係天
地之一命苟私意皆可致人於死則聖朝容有倚法之
威欲民無寃為國遠慮周道有小人視各使適平漢網
無吏治之姦本非過察帳餘年之何用合四体以為公

復吳氏定婚啓

天所作配固非偶然人各有心未易相向衆以為可誰其
敢違伏承其人從容庠序之間英聲如許而某小女子跼
伏閨門之內女訓謂何豈不願為之有家寧敢自詭於得
士有公友之詔遂成佳好於斯將幣帛而來亦修故事而
已凌兢承命倉卒何辭有少器儀具如別楮

士言公之文...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書

與周參政

知此物孫朱淵 刻行

僕愚不肖百固一有顧嘗習為文字用以獲知於門下自
惟無以報稱每思求天下之賢士致之於公門使本朝諸
公不得擅美於前斯亦僕區區之報稱萬一之心也故向者
輒誦其所知而執事未辱留念敢復後其尤者而論之左
宣教郎胡權研六經之旨要得聖人之心傳持身端方俯
仰無愧若置之講勸之地當有以增助君德左文林郎

王衛強李力行內嚴外順通究民情之利病明於事體之
是非若置之論議之地當有以資補時政左朝奉郎葉衡
右迪功郎蔡伯虎文章清古議論正當臨機明敏蒞政公
方化頑猾而有條屢劇煩而不亂衡見知臨安之於潛百
姓未嘗有翻詞至府一境之內風化肅然伯虎尉殺之永
康民有詞訟皆請於州願決之於尉及攝邑事民相戒無
以曲事至縣此皆衆耳目之所共知若僕敢為過言若置
之繁難之地必能隨機處置井井有理凡茲口人皆當今
人材中可以一二數者也執事儻論薦之於朝天下將翕
然以為得人苟一口以為不然僕亦當得誅絕於門下今
醜虜未滅邊防尚擾財匱兵乏士怨民離執事方當大政
晝日夜夜搜求人才致之於朝以共辦茲事倘曰京局未有
闕員姑為一日復一日而事去矣雖伊呂更生亦何救
哉區區之如此而已伏惟鈞慈特加財察

與王丞相淮

亮竊惟大丞相首秉國鈞士之歸心門下者豈但誠服德
誼要亦不能無利於其間天下之士其無求於世者固少
而吾之權又足以奔走天下之人則其勢固然也獨亮之
於門下心悅誠服而未嘗自言丞相亦不得而知之歲祲
嘗欲略布誠悃而迫歸倉卒又成自外入春已來貧病交
攻更無一日好况雖欲拜一書以敘其本末亦復因循私
切自念鄉者丞相於客退之後促膝而命之坐使得款語

良父且憂其無時於時欲使得一試恩意懇之雖父兄之
於子弟不是過也亮而自外於門下是曾大馬之不若故
嘗願自獻其愚忠惟丞相審所之聖上天日之表本非
苟安於無事而又英明曾絕古今前後任相非一人矣蓋
亦有所甚寓意者而倚權以行其私上亦終厭之獨丞
相布試心開公道進退則采之輿論廢置則付之準繩事
上之日久而上亦察其無他也故唯然信用而不疑又
任而不拔章聖皇帝所謂王旦事朕之日久而朕亦察
之熟矣卿等有事但與王旦商量故在中書十四五年而
上不以為疑下不以為過丞相今日真有祖風矣甚感其
休非餘人所可望其闕域也亮獨有所甚憂者秦丞相主

和薰炙天地身享不過十五年又六年而和敗通止二十
一年耳近者乙酉丙戌之和本非有一定之計而今亦二
十一年矣此其勢恐不能久也南北分裂於今六十年此
天數之當復也阿骨打之興於今近八十年正胡運之當
衰也天下一統猶不能以五六年無事於其間必有水
旱盜賊乘時竊發之變况南北之勢而欲三十年苟安蓋
亦甚難矣天下無事上之所以信任宰相者他人所不
得而間也一旦緩急丞相能保上之終任我乎奉身而
退在丞相本非難事然平時之缺望於我者能保其不以
我為奇貨乎無事則我享其福有事則人當其難此又非
丞相之素心也抱不哭之孩兒則當之而不辭肩千鈞之

重負則赧然而自退此又丞相之所當恥也亦嘗以區區
管見窺測聖意緩急之所用決非今日之所用也一輩無
賴平居大言以誑人交結以自鬻蓋亦有許其真能辦事
者上安得不疑其可用乎布之邊徼付之繁劇人亦往往
指目之矣異時誤國識者當議丞相之不早計也丞相今
日縱未能盡收召天下之人才當一一知其姓名某人可
當何任某人可辦何事四方之將帥當一一察其能否某
人可當一面某人可臨一陣邊陲之急慢糧草之虛實兵
卒之強弱城壁之堅脆厯然在目朗然在心一旦緩急則
從容為上一言之使上有知人未盡之嘆天下有事故難
量之諺雖其號有才力者亦固在吾驅使間耳一輩無賴

不得辭起而誤國其為天下國家之福豈淺哉丞相雖
長秉國鈞公論當不以為過范文正公所謂身安而後因
家可保者於丞相見之矣願丞相詳入思慮以幸斯世非
亮一人之私言也丞相苟以為然則亮又將有禪于慮之
一得者辭此以進亮向嘗言葉適之文章李與其為人此眾
所共知丞相亦嘗首肯之矣此人極有思慮又心事和平
不肯隨時翻覆既有時名又取甲科今一任回改官於格
例極易拈撥丞相若拔擢而用之必將有為報效者但秀
才要索事分若使之隨例又候於途旅恐非其所能今已
餘兩月丞相若於半月間那較一差遣與之徐議拔擢亦
無不可薛叔似文章不及適然識慮精密心事和平蓋

亦不減向因面對上亦意其可用丞相蓋已將順上意矣若併收此人更與一遷而適代之上必不以為難是丞相一幸而得兩士亦足以厭滿天下之公論亮當以五十口保任其終始可信也其次如陳謙之文李識慮施邁之心事和平亦不宜又在掌固亮固願使多士天下出門下豈敢以一時之私妄有所論薦此亦效忠之一事也事之所當言心之所欲言者无限今直未敢縷之耳丞相苟察其忠誠則我決不敢以此遂已倦之心伏冀鈞恕幸其幸甚

與韓無咎尚書

亮獲從一世士君子游拙不識尚書豈非大用不徒以民

事太守於分不應借干典謁忍若無因而遭被劾其羞又有甚焉貴貴尊賢之心人誰無之持其說而兩不相值迹涉踈慢固其勢也然區區尊慕之誠昭如白日生者友入劉仲光嘗欲作啓以自通方口吻悲鳴之際亮查其筆而為之曰吾以泄吾意耳交朋無間竟用以達於下執事尚書試取而觀之此豈屬吏應用備禮以求免罪於記曹而謾為之者乎今者尚書見亮城中故舊輒為齒及姓名若將進而教之者無乃有以得其心乎亦但疑其久不來見乎是以冒昧請謁而尚書撫存教誡若素出門下者幸甚過望亮少以狂豪馳驟諸公間旋又修飾語言誑人以求知諸君子晚又教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

近也如亮所聞則又有異焉會亮涉歷家難窮愁困頓零
丁孤苦皆世人耳目之所未及嘗者不幸十餘年之間大
父母父母相繼下世是以百念灰冷不復與士齒今但與
妻孥併力耕桑以圖溫飽雖書冊亦已一切棄去况更能
修飾語言作少年塗抹事乎嘗記歐陽文忠公與黃夢升
劇談盡歡求其文終不肯出夢升之言曰吾已諱之矣窮
達有命非世人不知我我蓋適於世人也亮年者不幸似
之然縱談及此亦竊有感焉本朝二百年之間拿問文章
政事術業各有家法其本末源流班班可攷於西泐無所
不及而或過之前輩迺相授厥有准繩渡江諸賢收拾
遺餘無所墜失不幸二十四十年之間廢置不講後生小子

不獲聞前輩緒論皆以為天下安有定法各出意見自立
尺度惟平者為合律奇者為出倫耳豈不悲哉豈不痛哉
合渡江諸賢所聞而又浩然自得於其間者於今惟尚書
一人亮雖不言尚書固自知之如亮豈不願從之乎顧筋
力念慮已如此恐不復堪錘鑪耳鄙文數篇輒瀝崇禛祗
以致尊慕之誠子師尚書告以尚書欲見其送徐知縣序
亦附見于後因以問於渡江諸賢之論亦或有合否不然
亦將得其所以不合者至於托文以覲一日之知則亮也
何敢雖天笑監臨之然其迹已如泥中之鬪獸進退皆可
以一笑也七八月之交尚書既許其賜頃刻之間縱談忘
勢或至於古之聖賢之深所以陰扶天下之大勢轉移天

下之大機抗人謨立天命於易之所謂與時偕行者或能
出其所見以裨經綸之萬一喪失所守之罪独亮自當之
耳干溷死罪

與徐大諫良能

亮聞之天下有二道其一分也其二義也亮也不守為士
之分切頭有謁於門下者抑將必行其義云尔義行則分
立矣天子設學校於行都使之群居切磨朝暮講究斥
百家之異說而不以為誕言當卒之利害而不以為狂所
以養成其才而充其氣也往者朝廷奉事公論一不叶則
諸生群起而獻其忠雖天子為之動容而不深罪也今
也不然独亮自以生長明公之里中又嘗拜伏門下不可

謂無一日之雅則於明公之奉動与能漫不經意於其間
於是而有言焉雖特以行其義也亦分也伏惟公試幸
听之伏見朝廷由閣門之官而迁一執政公論沸騰上
者獻其忠於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類欲以病引去
后前熾汗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汚又其次則口不敢言而
腹非之以至將校卒伍間巷小民无問識與不識意陶
不自安肆言無忌不虞誅殛之隨後夫豈閣門之官一一
結怨而至此哉信公論之所在天实臨之不期合而自合
雖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恭惟聖上方銳意畫西國家
五十年之深耻所恃以進者独人心耳人心之所在聖
上翻然後之而不以為難顧恐未足以盡知耳今也上而

士大夫不以為然先以慰之則失其心矣下而軍民不以為然無以慰之則失其心矣恢復之初而使士大夫不得自及軍民至於解體此固姦雄之所竊笑而仇讐欲幸其然而不可得者也 朝廷幸動豈宜至此方 聖上之為此幸也亦將合文武為一塗惟才是用浮議之不恤云耳自今觀之本无戰多亦无將略不可謂武小謹自媚小勞自矜不得謂才技近君之茅蔓戚里之章累 聖主之德沮中外之氣而通國皆以為不然不得為浮議亮以為聖上直未及知爾今殿院李公既以公議而達請於明公起而成之猶反掌爾以明公之請於世故豈未及此而猶遲未即發者欲求事之万全也方 明公未言而 聖

上心悟不顧反汗之小嫌而欲塞沸騰之公議罷去其人而問當言而不言者明公心雖不然而何以自明就使聖眷方隆置而不問世之狃直之士必有不察明公之心者明公雖欲自恕而不可得此亮所以反復為明公念之而不能自已也明公無嫌發於他人而我則後之以利而言則千人逐鹿先發者為功乎後獲者為功乎利非明公之所欲聞也以吾之一身而置諸天地萬物之間何者為彼何者為我何者為先何者為後要以無嫌諸其心而忠於國家尔夫以 聖上之任明英武必不肯以一問門之故而遠通國之心也審矣明公之忠誠通練必不肯愛一日之力而受夫當言不言之責也亦審矣然陳曲遂之端

居深念非陸賈無以發之此亮所以薦其區區而無疑也夫陰陽之氣闔闔有來間不容息建亥之月六陰並進宜於無陽矣而昔人謂之陽月者陽運於其間而不知也子一建而一陽遽出而為群陰之主此天地盈虛消息之理陽極必陰陰極必陽迭相為主而不可窮也明公察之天行參之人事則今日之議必有處乎此矣亮之所為薦區區於門下者以為天下無萬全之事求全者未必全不求全者未必不全也亮也昔嘗奉教於君子矣進不敢為甚許之言必求罪以取名退不敢萌自私之心欲觀幸以避罪隱諸吾心而不安驗之公論而有證按之鄉曲之義而不能以自已幸而象听不幸而斥絕之一歸諸命亦听諸

明公亮豈敢有所避於其間哉

與辛平德茂侍郎四

秋中參謁政以拜違台光踰半年冀以釋崇仰之懷且慶禁林之拜為兩地之驗區區承教之心本不淺乃以妻弟之撓早夜不得安以此遂失其始而且煩台慈講過厚之禮而不得終其口意負之何言忽、告違又踰一月西望台閔弟劇秋秋侍、即開豁亮直足以起士氣高明宏遠足以壯天朝此輿論之所共歸不獨遊從之私也主上有北向爭天下之志而群臣不足以望清光使此恨磊魄而未釋庸非天下士之耻乎世之知此耻者少矣頭侍即為君父自厚為四海之振使已奔無庸之人時得一見時通

一書發會中之極誠未及者豈不幸甚

亮歲之二日扶病東渡諸弟接之江頭相與携手而歸一庶弟竟染病以死亮亦輒軻一月而能復常又妻孥皆番病意緒惘惘死不知身世之足賴也入夏脚氣殊作瘦負病相尋天於不肖亦云慘矣尺紙不復到門下非敢慢也勢固至此惟是山斗崇仰之心與日俱積而不自禁方當拜書乃辱八月一日下賜台翰捧讀再四惶恐無地雖大賢君子所以加厚於不肖者甚厚而不替至於遂成先施則不肖之惰亦甚矣卿間大日一家間所收不及二分歲食米四百石只得二百石尚欠其半逐旋補接不勝其苦主上焦勞憂長仰格天心使旱不為大災此皆一人歛運

之力而非盡求助也垂象之異村落更無後知之渡江安靜且六十年辛巳之變行三十年和議再成又二十三年老秦掀天撲地只享十六年之安通不過二十二年今者文恬武熙宜若可為安靜之計揆之時變恐勞聖賢之馳騫矣不待天告而後知也侍郎英雄磊落不独班行第一於今天抵罕其比美心之耿々每欲與侍郎劇談一番而坐有他客欲吐輒止屠龍之技雖成何用侵尋暮景行將抱之以死矣元晦得江西憲恐未必能出也近有一詞為涇不壽陳君平亦有一詩見壽併錄以付一笑又有好事近四闋謂可為登齋試評之如何亮不識岳降之辰欲作一詞不能也亮十月八日入都首得參覲以究其所欲言而

未能言者尚冀公口照

亮拜遠台光未嘗如此又不拜起居狀亦未嘗如此又禍
患奔走流寓中此心傾注惟門下而已非不欲告急正恐
危疑之蹤重以相累兼當路作意欲殺之亦恐非片言所
可辭徒勞台念故一切惘然不言最是八月二十二日正
囚繫囹圄中忘其項上及手中之為何物却倒在匣床猶
欲牽綴小詞以舒祈祝千秋之意雖牢落因頓終不能成
亦無奈是取者何一年遂成闊踈正以此耳奉旨以元
日到龍窟伏辱台翰甚寵賤損道德軒豁心事如亮何以
辱此已經新元細惟旌壽縣所至百神呵衛台候動止萬福
闕遂徒鎮荆南豈以留都重地猶受朝廷威畫以行而上

流之重刷洗展拓一以付之帥臣非門下無以遙當天意
邪向見王公明葉悲錫且言荆南非他比形勢地利須人
以為重義勇八千禁衛諸軍不能過開府之初旗幟營壘
雖無所變更門下一蹕令之氣象精明便當與昔人不異
矣所恨相去愈遠又方禁錮於斯世有其心而無其事有
其事而無其時窮途異路合并之日終難耳朱元晦辛幼
矣相念甚至無時不相聞各家年齡衰暮前程大槩已可
知古語所謂癡人自相惜自今言之要亦不妄門下方為
公朝所眷倚善類所屬詢一手頭做得脚力行得及今強健
展布四外為異日青史一段話說不但有幸天寵而已
亮乃事尚防老病機且看山理如何收殺無由面敘臨染不

任依點

敬惟侍郎以兩州之英，負一世之望。漢廷諸公莫之敢先，遂膺天寵。遠持綬，蒙於今東西二府。非公莫宜。聖上方欲發揚，壽皇北向之志。借公風采於留都，以震動中州。上流須人，則又奉命而馳。東西揚歷，無所擇於天地之間。心事落之，固應隨時而見也。如亮已為天所擯，棄而門下。獨提拂棹，與如世間不可少之人。雖荷春秋之隆祇，以重其罪耳。黃范二公一死，如舊交得非門下誑之太過而至。此乎范於亮尤不啻餘力。世既有望而惡之者，則必有望而喜之者。此乃所謂對待法。而亮遭之特分明。鄉間豈可無言。京口亦恐惹入閑話。今只當買一小業於彼，肆於垂。

心之傍，買數間。不為他事，以補舟。尋范張陸輩於松江上，以終殘年。其他一筆，亦不復作。念矣張定叟，拯拔其過。忠尤力而事亦大。意薄命所招，無可言者。君奉家先，皆將漕而徐子宜。又持箴內小節，正則亦得淮郡。近聞飽飯，以及妻子而行些小志。念以及物正，自不惡天運。人事者到那裏，亦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及也。過武昌，必須與象先元善小款。吾人要一聚首，良不易得。舊部當守之人，相馬不失之瘦。采葑采菲，取節焉。誠有使人不能忘懷者。玉色正不足論，向見其歌門下。俾詞仰揚高下，一一可听。彼亦知世間有所謂人品者，門下豈亦以此假之。舜色耶，滂灑紅塵。終恐不能自別於凡流士之不遇，亦若此耶。一笑荆公。

數小詩極佳一鄉僧收得共二十餘詩其親寫太史遷史
贊亦二十來篇若有能刻之亦金陵一段奇事番羅毅子
又為門下費下拜良劇愧感恭惟獎諭一詔肯有見軍政
之舉而有勞必念亦以彰吾君之聖甚盛甚休所欲言者
無限聊見一二帥畧之甚

與應仲實

與仲實別於今八年矣禍患奔走死生不相聞知既而
適有天幸遂得比數於人然猶於故舊之書闕然不講幾
若自外於門下者重惟少之時徇狂妄行鄉閭所不齒仲
實以儒先生撫摩煦飫若昆弟朋友雖識者亦有不擇交
之疑而仲實不顧也困苦之餘百念灰冷視前事已若隔

世洗心滌慮謂可以承君子之教矣而八年之間話言不
復吉凶不相問吊反有白頭如新之嫌退而求之敢述其
責去年秋群試監中有司以為不肖始決意為息肩弛擔
之計所居僻左有疑執問恃仲實輩人在尔方畧緩步造
謁遇仲實有行都之役逡巡數月遂聞新除官况絕佳職
事簡少儒先生雅宜處之斯道之伸此其權輿喜甚至於
不寐前月末如聞來歸暑溽如許不敢輒詣寮閣又思此
別相見定何時進退首鼠卒以其所欲求正於仲實者而
寓之書亮兩年來方悞孟子所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
幾希仁於我何常之有朝可夷而暮可跖也不仁於我亦
何常之有朝可跖而暮可夷也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

作聖非聖人姑為是訓無若丹朱傲無若受之酌于酒亦
非獨憂浴世而危明主人心無常果如是也曾子曰戰
兢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子張曰
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古之賢者其自危
蓋如此此所以不愧屋漏而心廣體胖也世之孝者玩心
於無形之表以為卓然而有見事物雖衆此其得之淺者
不過如枯木死灰而止耳得之深者縱橫妙用肆而不約
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
有得豈不可哀也哉故格物致知之孝聖人所以倦之於
天下後世言之而無隱也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乎塗
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索於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
予之道忠恕而已非設辨也亮少不自力放其心而不知
求行年三十始知此事日用之間顛倒錯謬如理亂絲更
無着手處日復一日終不免於自弃不識仲實其何以救
之近作十篇往求隱括置其言語而索其理之非是批于
左方使得於是省焉仲實於亮可以無嫌矣切毋以故意
待之曰是曰好而已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此
非而彼是而溺於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
曰其精微處膈合無間而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
抄忽尔此孝世所以溺焉而不自知雖知其非者亦如猩
猩知酒之將殺已且焉而止飲之也近世張給事孝佛有
見晚後揚龜山孝自謂能悟其非駕其說以鼓天下之孝

者靡然後之家置其書人習其法幾纏縛膠固雖世之所
謂高明之士往往溺於其中而不能以自出其為人心之
害何止於戰國之楊墨也亮不自顧嘗痛心焉而力薄能
鮮無德自將有言不信徒慨然而止耳然使賊假募士之
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孺弄於陳希
烈也苟無濡先生駕說以闢之則中崩外潰之勢遂成吾
道之不絕如縷耳仲實力可以有為者其將何辭曾中所
懷千萬念遂為仲實言之而筆困紙劣不能以究暑伏恐
未可迎待上道果未有日尚當握筆一吐其肺腑不敢以
相擾動自外也萬一便上道恐宅眷既定必不免後諸應
取道龍窰過我為一夕之款否是所望也不敢必也若後

新坑口取界牌所省不能一一里而迂曲亦不少矣臨紙
無任惓惓

與呂伯恭正字四

家奴歸得所報教發讀足慰尊仰訊後尊履復何似示以
士龍墓銘及復觀之布置有統紀載有法精粗本末一般
說去正字雖不以文自名近世名能文者要何能如此顧
使若亮者參論於其間足見用心之廣不以人為可狹謹
以區區之意具如別紙高明更詳酌之不必其然意非不
甚明上已開可則姑已笑而猶口疏不已不幾於憤疾者
乎又好名直中傷之一事耳此雖不載亦可正字方為善
類所倚賴於石顯鄭注一事亦復重複如此奈何死事取

官府乎使人畏而遠之宜於正字平日所論未合願自公
復進曰止止是之併去此段不惟全記事體而已正字以
為如何或別有意亦願見教此紙讀罷宜即焚之頗類事
未發自造公案故也區區之心必蒙見察本政書板末章
所望亦任世責者平時所宜深究世固有同好此書同踈
此事同施此策而其實不同者此不可不論也屹然橫流
之中而不立已者所見唯正字一人想決不隨世好惡以
上下其听亮非復有求於斯世者獨於正字未能自默耳
承教邈未有日所冀強飯自厚

遠去又復許久不勝尊仰即日首夏清和伏惟編摩有相
台候万福延試揭榜正則居厚道甫皆在前列自聞季考

官固已知其如此然猶遺恨於德遠應先望何也正則
才氣俱不在入後非公孰能挈而成之天民對後有無指
揮益茶間亦得對計亦有遇合之理此君蹉跎日已老矣
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有所為也辛幼安王仲衡俱召不
張靜江無別命否元晦亦有來理乎天下事常出於人意
料之外志同道合能引其類自非元惡大對皆可借其
利心以成回復之勢陰陽消長代謝之際可熟玩矣吳平
之後其慮亦自不少况不必平乎亮已如枯木朽株不應
與論此事亦習氣未易頓除也亮本欲後科舉冒一官既
不可得方欲放開營生又恐他時收拾不上方欲出耕於
空曠之野又恐無退後一着方欲悅首書用以終餘年又

自度不能為三日新婦矣方欲盃酒叫呼以自別於士君子之外又自齊老醜不應拍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淚填臆或踰上衝冠或拊掌大笑今而後知克己之功喜怒哀樂之中節要非聖人不能為也海內知我者惟兄一人自餘尚無開口處雖浮沈里閭而操捨不足以自救安得有可樂之事乎然一夫之憂誰能樂在天地間去蚤蚤之聲無幾本無足云者要不敢不自列於知我者之前耳時節亦甚迫譬之失火之家眾人以為此人實能救則亦無所逃其責此祕書今日之勢也事機所係無所多遜況揖遜不足以救焚此語亦有理子約一向在待勞否不敢置番為問眷請委尊閣宜人謔候萬福新婦兒女再三拜

起者

比家奴回得所答教正則來又承專書副以香茶之既以珍其間所以教篤之者無非至言如亮淺薄何以堪之然事不親歷常不知其難亮今知其難矣孔子沐浴而有請以常從大夫之後孟子以布衣傳食於諸侯蓋事變之所迫舉一世鴻溺於其中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焉其勢不得而但已也彼昔以身任道而執寸挺以撞萬石之鐘者可笑其不知量也大著何不察其越邈代庖之罪而乃疑其心測井深不食乎天下無才耳有才之人則索手之徒踏一片閑田地便可以飽食暖衣而長雄於一方一所安在其有才而求售也其有才而求售其才亦可知矣大著不

察其心之所喜則亮將何所望亮之自放於盃酒者亦每
每先為大著憂爾人生豈必其為秀才亮平生本不種得
秀才緣而奉養之事自侍後之有聲名者固已文致於列
亮亦豈意於難助者乎亦恃有大著在故也王道甫告
以忌嫉之畏來閒謗毀之可畏潘叔度以為三年三百綠
袍子誰可以動其心均是人也而好惡異心二君殊未之
知耳亮之所敬聞者聖賢切於憂時而其中常若無事不
知何道而使之並行而不悖乎此非書語之所可解惟大
著能其實處教之使有以憑藉度日其賜為不小矣君幸
聞求金華添俸何不早決之其勢不可不出大著新廷且
懸從察其間耳恭入各有力量不可相奪也初秋伏惟

台候萬福

又戊戌冬書

亮入冬無一事遂與田里相忘矣君幸天民一出檢好人
者未有當去之理只得安坐同類散落非所當問公家有
所謂敬而無失恭而有礼何往而非吾類乎去就只看自
家今日地位耳百年盛時往往於此猶未能豁然激成黨
論不得不歸罪於一迂也至於二三小臣去來豈能便干
國家大体果能通天地於一身安有尔許擾之入室操戈
不罪唐突葉正則閏月二十三日丁憂嘗遣人慰之連得
近書極無况居厚病未脫体來喻誠然誰敢為渠言之文
海已編成未子約在侍旁否台眷上下均慶千萬為世道

崇護

與林和叔侍郎

亮竊惟侍郎屹然為四海端人正士之宗國家賴以扶顛持危有自通于天而非世入所能及知者入都始及聞之南渡以來永康之任端公者至侍郎而三矣及掩前作發揮特操豈永康所可得而私哉出於永康而與天下共之耳使人心悅誠服而忘一己之私計朱元晦人中之龍也慶書與朝士大夫嘆伏高誼不容已亦深嘆二屬能相上下其論為不易得且曰世間猶大自有人在鼠子輩未可跳梁也其降嘆如此幸天下無不在下風矣 九重徐思語言有味德語可無親語何坡以為林某好人 朕甚

念之已為易章貢見顯簡記之意不能自已為善者果何所不利哉亮親見坡為亮言如此 聖意昭然豈可不為吾君一行哉丞相却念清貧而計新俸之厚薄要非門下本志也侍郎已為天下公議所屬亮螻蟻微生賴門下而全直一人之私計耳不敢縷言謝但時事日以難父子夫婦之間非復智力所能及而天變甚異非至公血誠不能當此聖賢馳譽不足之時侍郎乃心王室當作念異於他人也

與韓子師侍郎

亮拜遠又見秋矣僻居與諸生日鑽故或得味僅如嚼橄欖爾樓想促膝對坐抵掌劇談之時每欲頡頏飛動

而未能也。比聞有鄉邦之命，喜甚至。於不寐，自吳明可之去於今十年，羣吏為政久矣。老吏小吏，庸戾虐无辜，罪惡貫盈。天將誅之，百姓聞賢使君之來，奉手加額，以為天眼開矣。吏徒亦聳動碎膽，有望風引去者。而縣官之肆為不法者，亦自分於不免。自今以往，一邦清明，亮亦與一幸民之歡喜甚不寐。不獨以從游之私也。然賢士大夫間有私憂過計，以臨安過於嚴為慮者。亮因語以韓文往數為亮言作京輦與外部不同，又見萬安錫葉文言和州之政平易近民，百姓至今德之。如父母，猛非所慮也。正恐其矯枉過直耳。宇宙雖廣，能明賢者之心，能幾人本欲一見面道區區然。鄉邦之弊，決不能逃清鑑。老姦少猾，鋤其甚者而肆為

不法者，亦移易一二以動其餘。然後一切以平易近民之政行之。邦民非唯治，又見賢使君嚴明如此，皆已存不犯有司之念。因勢順真，始如反掌，不出一月，政平訟息。必將有以自達於天聽者。使賢士大夫無所疑而黜曰為黑者，無所容其喙。此固疇昔之所望於門下者也。亮於斯時始可以從容聞見，相與道舊故，以為樂。而他時一邦父母之思，亦將牢而不可解。侍郎於此講之熟矣。愛賢念舊之心，不自知其為潛也。亮方與邦民拭目拱手，以觀新政平生之幸，可以出其一二無疑矣。亮祈望良切，謂不

復樓大防郎中

亮病中昏倒，雖領公醫，翰初不曉。只從門前過，將謂取道求

康邑中而望第劇悵然若知猶宿留界牌固將忍死擡出
以求一見重蒙誨劄之賜今已就安方悟向來初不必造
逐於雙溪也尊仰愈不自勝恭審即日晚秋晴雨不定郎
潛多暇天又叶相台候動止萬福溫詔趣還猶從郎著殊
未厭輿望臺端諫者非公其孰宜之慶幅當需此時今不
足為門下道也亮平生百事並在人後只有一健耳望見
暮景大已與公等之憔悴病苦反以求死為快脆其他尚復
何說漢朝公卿皆儒人而英俊及布朝列虜情叵測深恐
為其所侮若其叔姪兄弟猶相御持尚可偷一日之安不
亦無使患起慮表有幸上下動色相慶之意也私布下悃
勿令重得罪亮更不別布台此處聞幅有可聽委者願聽

約東

復陸伯壽

五月未聞竟以雨甚不能遂湖上之集兼又新得罪於人
意所不佳雖欲陪款語而精心如飛破雨更濶但劇悵仰
伏原台翰恭審即日晚秋喜晴拜命之餘神人共相台候
動止萬福合誠指勝伏承速釋福於崇化堂前眾望所歸
此選增重凡有友朋之列者忌氣為之光鮮 壽皇在位
二十一年與此選者六人自明天折絕史中聲何以強人
意 新天子龍飛而兄首拜此選遂使新政有光甚盛甚
盛方而專馳尺籍士民及遂成先辱惶恐不可言時事日以
新天意未易測度也若人等對副何如耳之君子不足

以承山好運猶磨。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也好惡
尺者。下部此乃觀時運直法門今之事業靠天者自不肯
信耳兄以為為。得美。滿。無為醜。辱。所欺。若其叔姪兄
弟。猶。如。嚼。持。尚。可。偷。巨。文。自。安。不。亦。則。身。情。未。易。則。也。亮
自七月二十五日一病。病。入。者。兩。月。自。此。日。裏。不。能。吃
飯。夜。間。不。能。睡。來。凡。一。十。餘。日。漸。之。較。可。入。九。月。吃。飯
打。睡。始。能。自。齒。於。甲。人。然。未。能。更。便。睡。不。着。望。見。暮。景
已。自。如。此。不。如。早。與。一。死。為。快。晚。也。自。餘。皆。非。所。宜。言。也
契。之。厚。不。竟。在。懸。又。發。也。勿。使。他。人。見。之。幸。甚。也。

復公伯

亮。兩。年。心。勞。人。城。七。石。必。過。之。鬼。又。往。之。困。於。俗。間。矣。

酬會不得一款笑語似若自取疎外者乃其心則不然亮
知有賢者知其非他人所可及知其當終日相接而不解
第事有適然而其跡若無以自明然而左右獨以為不然
時以書相勞問意有加而無已衰墮日就淪沒何以得此
於賢者慙甚幸甚與正則書足見所存遠大今之君子不
能當也兩賦反覆不能去手意廣而調高節明而語妥鋪
敘端雅抑揚頓挫而卒歸於質重齊一變而至於楚人之
樂美欽羨之餘繼以太息亮二十年間論文四方之賢後
能為此者幾人自顧陸沈如此居前不能令人軒居後不
能令人輕力不能使此賦一日而紙貴蘇季子所謂是皆
春之罪也一太息可得而及乎賢者所存甚遠必不以此

作念而吾人冷寞為可念耳叔昌能館賢者慰喜不自勝
兩簡與其兄弟得使達之為禱仲高之詞叔高之詩皆入
能品時得以洗老眼在亮何其幸而一言之不信在諸賢
何其辱也左右筆力如川之方至無使楚漢專美於前乃
副下交之望是非各當自定在我不當有一毫之嫌耳訊
後尊用復何如歲將易矣頭自如護以當世道之身勿
不信

懷杜仲高

往者辱在步兩臨之於城闔雖匆不能奉譚笑之款然
望其顏色覩其辛勤已有以知其不凡矣別去第有悵仰
忽永康述到所惠教副以高文麗句讀之一過見所謂半

落半開花有恨一簾一雨春無力已令人眼動及讀到別
纔解時風度緊禽觴盡處花飛急然後知晏叔原之落花
人獨立微雨燕飛不得長擅羨矣雲破月來花弄影何
足以勞歐公之志乎世無大賢君子為之主盟徒使如
亮輩得以肆其公騎左右至此亦屈矣雖然不足念也伯
高之賦如奔風之足而鳴以和鸞俯仰於節奏之間叔高
之詩如干戈森有吞虎食牛之氣而左右發春妍以輝
映於其間此非以一門之蓋亦可謂一時之豪矣薄力
鉅不能為足下重然眾力又何足以過方至之川哉願
加勉之而已紙也所謂律法嚴刻者法豈有常哉前王所
是著為律後王以是定為令况若區之語言本不足憑而

又何嚴刻之有
又再辱惶恐不
得將來書未敢以此為當也書及又不答而
引言歲暮十萬為道業自愛

復何叔厚

亮頓首復書晨
答示甚慰相念之意訊後不審侍奉復何
如承聞有失不
之戚公方盛年正不足為憂他時恐患多
耳然處心平夷
亦吾人所當常念也亮寓臨安却都無事
但既絕意於
幸頗念其平生所奉不可不一泄之以應
機會前日遂
論 國家社稷大計以徹于上上時忽蒙
非常持達之
欲引之面對乃先令召赴都堂審察亮一
時率尔應答
觸趙何知之怒亮書亦未降出諸公力請
公之書中又知
諸公之怒內外合力沮遏之不使得面對

公乃議與一官以塞
上意亮雖無耻寧忍至此只俟旦
夕命下即繳還於
上而竟東歸耳豈有欲開社稷數百
年之基乃用以博一官乎寧之不濟此乃天也亦豈諸公
所能沮遏哉吾友所謂紛紛可畏之論當謂此尔丈夫出
處自有深意難為共兒曹語亦准以避人謗毀也此懷惟
吕丈知之叔範相聚甚好亮固已知其不凡但世間大有
事未可使認以為是也倉卒未暇答渠書相見且勉以志
其遠者大者
上聰明睿知度絕百代一見亮書便有接
之朝堂以勵羣臣之意若使得對何事不可濟但江之
時已卜知天意未順仲幾蓋與此謀也云云

復吕子約

二月間忽之告遠即有金陵尿口之役幸眼以觀一州人物惟有懷向而已五月二十四日抵家人事衰之未能拜起危狀乃承惠翰存問生死感激不可言訊後再作梅潭恭審進德有相台候萬福亮已交易得京口屋于更買得一兩處蘆地便為江上之人矣地廣則可以蔽拙人撲茂則可以浮沈五七年後庶幾一成不刺入眼也周丞相之護其身如狐之護其尾然終不免則智果未可衛身矣彼其於亮乃趙平叔所謂臣於脩蹤跡素疎而脩之待臣亦薄者而諫疏首必見及之廢之蹤遂累巨筆第可付之一笑耳謝昌國忽有此除何哉駢牆兩下自今可以信其不足為智矣朱丈辭取得逐此廟堂處事之善者也策正則

近過此留一日而行云二十七日吳石方試渠以此日渡江不知試得竟如何城中想已有所聞千万報仲樞亦佳士曾識之否叔晦戒得一政亦良便然近來朋友皆向老成而生氣絕少維叔晦亦既老成矣近嘗作書與朱丈云侍講平生事業只謂眼生若又隨喙入熟事豈亮當為小人之歸無疑矣契兄以為如何正則甚念欲得一見迫於地覬其親再三托道意亦嘗以承簡示之約六月半再過此併恐台臨天民竟不起友朋彫落殆及亦何用生為念之令人氣塞稍定則往哭之雖六月極熱不敢辭也尊兄進德日異一日不但朋友有所取則亦足以慰予者於地下如亮輩去死寧幾時不足復論惟兄勉之更十日尚

當一去見匆匆姑此謝來辱

復呂子陽

被示縷縷具悉雅意古人有言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此不獨國家大臣之道當知此凡人曉然使此心明白洞達要自有知者前日諸友嘗問陳平王陵之事孰為正因答之曰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如日月之在牛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只欲得直聲以為在朝諸臣皆無我若者則濟不濟皆有遺憾耳使陳平主心必欲劉氏之去且委曲弥縫呂氏以為後日計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占便宜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之所謂仁者唯論其心之

所主若泛然外馳雖曰為善猶君子之所棄也甚雖不肖然亦須要與此心為主照下雖不必其一皆是然此心之皎然固自知之美正不待他人之為計也吾人之用心若果坦然明白雖時下不淨潔終當有淨潔時雖不為人所知終當有知時若猶未免於慕外金名赫然在人心豈可欺哉凡百不在多言各以此自反足矣子才回簡一時之妙答也若女吾輩分明說破又煩吾友縷縷矣

復李子唐欽

亮投身於患難之中蚤夜只為梳飯杜門計雖天下豪俊皆不敢求交焉自非左右命之以交亮亦不敢也書問不相往來亦其勢然耳左右於闊絕之中又復以書先之且

欲索其鼓言以開清視廢不恤緯而憂宗周之殞上已怒其萬一之罪敢更留臺以干天誅乎承命愧悚不知所以為答雖家見訪亦固不知所以答也近詩且見所存一味歎服然王茂弘雖有幹略而韻度不高曾仲連差有韻度而根本不妥貼李長源見奇於艰难之中郭林宗俯仰周旋於禍患之外要皆不足為世法左右不以亮為不可而示之以詩當亦樂聞同異是以不敢不自盡也亮於今世之詩殊所不解不解故不好至於古詩尚騷蓋紙弊而不敢釋手不識左右欲亮安所好乎夜歸克明出所惠書信手作答不復知其中道何等語左右之安不察雖亮不敢自必也天誅殊多故何時遂遣謁惟紙幣然十九卷終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

九世甥孫朱 澗 刊行

書

壬寅冬朱元晦秘書

山閒獲陪妙論往往盡出所聞之外世途日狹所賴以強人意者惟秘書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僻今而後知其不可也別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輒翹首東望思欲飛動而未能方將專人問起君乃承專翰之賜蒙所以見念者甚至頑悍為安所共棄而嗜好之異乃有甚於伯恭者邪既以自幸深惧為門下知人不

明之一累也惟時春事更深按臨有相台候動止万福慰
甚不可言某頑鈍只如此日逐且與後生尋行教墨正如
三四十歲醜女更欲扎腰縛脚不独可笑亦良苦也山婦
過月始免身以初四日巳時得一男却幸母子完全小下
何足上勞尊念愧感無已戰國策論衡日計為貶甚佳敢
不下拜田說讀得一遍稍詳若事体全轉所謂智者獻其
謀其間可採取處亦多但謂有補於圓轉事体則非某所
知也若法度繁密之世論事正不當如此此亦一述朱耳
彼亦一述朱耳欲以文書尽天下事情此所以為荆揚之
化也度外之功豈可以論說而致百世之法豈可以轉合
而行乎天下大物也須是自家氣力可以幹得動挾得轉
則天下之智力無非吾之智力形同趨而勢同利維異類
可使不約而從也若只欲安坐而感動之向來諸君子固
已失之偏矣今欲闢釘而發施之後來諸君子無乃又失
之碎乎論理論事若箍桶然此某所不解也秘書擬持崇
深自技於黨類之中歲晚庶得一快方自委托豈敢懷不
尽意之所到雖縷未上不然者却望見教某不任至
望

又書

不獲听博約之誨又後三月起居之間不到几格亦復踰
月矣尊仰始不容言即此暑氣可畏伏惟臨掖有相台候
動止万福某頑鈍只如此但意况甚竟不佳甚思一走門

牆解此類憤初只候君幸不來今又為俗事所擾加以大
作旱勢令人遂有旦暮之憂以故要擺離未能得今只决
之六月耳雨不雨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近有雜論十篇聊
以自娛恨幸世未有肯可其論者且錄去五篇或秘書不
以為謬當繼此以進然其論亦異矣餘五篇乃是賞罰形
勢世卿恩舊尤與世論不合独恐秘書不以為異耳一春
雨多五月遂無梅雨池塘皆未蓄水亦有全無者麥田亦
有至今全未下種者世俗所謂會龍分龍皆無雨今年秋
尖皆赤小民所甚忌又俗諺五月若無梅黃公揭揭婦之
說此細民占卜如此以大勢論之渡江安靜又五十年
文恬武熙今亦甚矣民疲兵老今亦極矣安靜之福难以

常幸去年除紹興外旱勢猶未透其禍必集於今年而秘
書又適當此一若歲事小給或可求去大勢既如此所
謂將恐將惧之時也廟堂宜容去哉富家之積蓄皆及矣
若今更不雨恐巧新婦被不得無麪飢餓百念所聚奈何
奈何婺州亦被大疫衢州米價頗湧四千七百文一碩禍
將浸淫於婺錢守雖有憂民之心而把事稍遲今歲救荒
奔走上下不遺餘力者杜趙倅一人所至騎從簡約縣道
諸色文字並不取索窮民有請無不遂今聞去替只二十
日耳若尖此人婺州尚未知所倚者末錢守奏乞用前兩
任例令倅任已降在省中廟堂只許陞擢差遣若得一軍
帥乃是為本人計耳殊非婺州憂旱之地趙倅聞此亦甚

喜彼亦未暇為娶之地也。只欲候滿二十日便去討差遣耳。今事勢已成，秘書必更被殃。榜婺州更早，則將誰屬乎？豈能以一身而及七州也？願便申錢守所請，仍以早勢奏陳，留使再任專以禱旱，及將來救災之事，責之不吝。其不効力，聞下任乃是高子演，自是不理。務本不相妨，令其及期自上是矣。若如此說，破廟堂亦知只為婺州地當無不可者。然此間事勢甚可憂，人情亦何樂於此？但期到則自去，須秘書移牒添俸，廳不得擅自留任，使之听候。旨揮乃可耳。疲氣流行人家，有連數口死，只留得一兩小兒，更無人收養者。聞趙倅已処置收養五六十人在州，仍可謂有心力萬一天意悔禍，連得大雨如社，倉義役之事，仍可

申責之。此人有心力，不慮其無所濟也。況決無連大雨之理，秘書不可不早為婺州地臨期，不知所委，徒自手忙脚亂耳。六月若一向遂無雨，田秧亦無坊營救，但當去紹興，請教取承一梳現成鉢，突不能別生受天下大計，自責之長入秘書，何以處之。紹興有梅雨，否無不挿之田，否早疫之餘，而以此朝堂雖欲以恬然處之，可乎？大虧了。主上也。考今之世，而不大更化，以回天意，恐難知者，無以善其後。此不待深見者，識而後知，然而皆不知慮何也。慮者不當而當者不慮，是豈天下之事，終不可為乎？亦在其人而已矣。到此亦不煩大段推托，同舟遇風，亦各為性命計耳。胸中所欲，言方端，微秘書無以發其狂，而困於俗事文

因於諸生點誤。因引頸徒刺此情。前日偶說論語到舜
五人周十。孔子所謂才難。延不竟慨然有感。自古力足
以當天下之任者。多只一箇兩箇。便了一世事。超世邁往
之才。豈可以人人而求之乎。虞周至於五人。九人。真可謂
盛矣。亦古今之所無也。又因書院出立太師太傅太保。茲
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宜不必備。惟其人作義題
亮。因為破兩句。聖人本以才難。而廢天下之大政。亦不以
任重而責天下之常才。秘書以為如何。紙筆及之。以此共祭
五百里之一笑也。區區尚須續具記。十萬為世道崇護。

又癸卯通書

自去辛七月二十日。任教心之後。不惟使車。川兵亮亦架。

不得頭字。此能相授於數百里之
三。得道縉雲相從者。蓋意其如此也。開歲
至。不。又。樓理會。此什物之類。允五閱月。亦未得了。豈
亮已為一世所棄。只得就冷處自討箇安樂。道路以故。久
又不得拜起居之間。每空閒時。復念四方諸人。過去見在
如秘書方做得。一世人。物伯茶飲。夫敏妙固未易及。然正
文之体。挺特之氣。豎起脊。梁當得。輕重有無。獨於門下。歸
心而已。徐羨之。風度。凝重。猶足以壓倒。謝傅。諸人。況不為
羨之者乎。春。問。嘗。欲。遣。人。問。訊。不。果。漏。返。遂。至。今。日。良。可
一笑。幾。番。意思。悶。絕。時。秋。葉。包。相。尋。於。寂。寞。之。境。又。復。壺
制。等。而。止。尊。仰。殆。不。勝。情。即。日。秋。氣。澄。清。林。樵。燕。若。有。相

台候動止方福台州之事是非毀譽往往相半然其為震
動則一也世俗日淺小幸措已足以震動一世使秘書
得履其所為於今日漸可以風行草偃不動則不入蛇
不動則不行龍不動則不能變化今之君子欲以安坐感
動者是真腐儒之談也孔子以禮教人猶必以古詩書動
其善意動盪其血脉然後與禮相入未與於詩而使止於
禮是真嗜木屑之類耳况欲連天下於掌上者不能不動
則天下固運不轉也此說雖麗其理却如此震之九四有
所謂震遂汪者處群陰之中虽有陽氣動如俗語所謂雷
泥塘中洗彈子耳豈有拖泥帶水便能使其道光明乎去
年之震九四之象也以秘書望五方物集羣陰之中亦

不應事功於世也發人之言者常出於慮之所不及
雖聖人猶不能不致於小人也小人雖資其手足之力猶懼
其有所附托况更親而用之乎物論皆以為凡其平時鄉
曲之冤一皆報及秘書豈為此輩所使哉為其陰相附托
而不知耳既為此輩所附托一旦出於羣疑之上而有所
幸措豈不為其拖帶乎况更好人惡人皆因其平時所不
快而致其拖帶之意秘書虽屹然為壁立萬仞之卒固不
能使其道光明矣二家各持一論熾亮此論為其平未知
秘書以為如何或更謂未然不惜一往復其論也已往之
事正不足多論蓋謂事會之來未有終極秘書且決意草
野山岩之間政恐緩急依旧被牽出來無可諱之死耳刻

越石一世豪傑乃為令狐盛所附托方知孔子所謂遠佞
人者是真不可不遠也如亮已為枯株朽木與一世並無
所關涉惟於秘書不敢不致其區區耳且如東陽之事此
豈可放過但當時有人欲在中附托亮既為人之客只應
相勸不應助治人合在秘書自決之却因一傳房人而
治之此於理尤不可又寧是當時為人所附托耳亮之
本意大抵欲秘書不措西然使識與不識皆當盡心而死
所不滿豈敢為人游說乎是真相期之淺此人雖幸免卒
為天所殺今世煩天者多矣亮平生不曾會說人是非唐
與正乃見疑相詰是真是當田光之死矣然旁困之中又
自謂此發命一笑亮方整頓屋宇什物就緒且更就前邊

小園如... 遂為... 之計不敢望今世
之見知見恕也秋初得潘叔昌柬言秘書疑某見惟某非
多事者秘書又作此言亮真無所望於今世矣

又甲辰答書

五月二十五日亮方得離林寺而歸偶在陳一之架閣處
逢一朱秀才云方自門下來嘗草草附數字到家始見潘
叔慶兄弟適到四月間所惠教發讀恍然時猶未脫獄也
亦後遂見秋深伏惟燕居有相台候動止万福比過紹興
方見精舍雜詠所謂摧歌者自宇宙而有茲山却賴羊叔
子以發洩其光輝矣恨不得從家其間以听餘論略分山
水之餘味以歸徒切健仰而已韓記陸詩亦見錄本深自

嘆姓字日以湮沒筆力日以荒蕪不能以言語附見諸公
之後塵為可愧耳張果老下駢兒豈復堪作推磨用已矣
先可言者司馬迂有言貧賤不易居下流多謗議因來教
而深有感焉亮之生於斯世也如不出於嵌岩欽崎之間
奇蹇娘澁蓋不易以常理論而人力又從而掩蓋磨滅之
欲透復縮亦其勢然也亮二十歲時與伯恭同試泮壘所
爭不過五六歲亮自以姓名世諸公聞自真不在伯恭後
而數年之間地有肥硯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伯恭遂以
道德一一世師表而亮陸沈殘破行不足以自見於鄉閭
文不足以自奮於湯壘一旦遂坐於百尺樓下行路之久
始得以換有量足過者不省之者如常使亮身以為死死

有時而復然也伯恭晚歲亦念其憔悴可憐欲杖屨而俎
豆之旁觀皆為之嘻笑已而嘆駭已而怒罵雖其徒甚親
近者亦皆晚視不平或以為兼愛太泛或以為招合異類
或以為稍殺其為惡之心或以為不遺疇昔雅故而亮又
戲笑玩侮於其間謗議沸騰譏刺百出亮又為之揚湯焉
以資一笑凡今海內之所以云々者大略皆出於此耳伯
恭晚歲於亮尤好蓋亦死所不忌箴切誨戒書尺其存顏
淵之犯而不校淮陰侯之俛出跨下俗諺所謂赤梢鯉魚
蕪韭塞菴可以浸殺王坦之以為天下之室當為天下惜之
所謂克已復禮者蓋死一時不以為言亮不能一一敬遵
其戒則有之而來諭謂伯恭相處於法度之外欲有所言

必委曲而後敢及則當出於其徒之口耳如亮今歲之事雖有以致之然亦謂之不幸可也當路之意主於治道豈耳亮濫膺先鬚之禍初欲以殺人殘其命後欲以受賂殘其軀推獄百端搜尋竟不得一毫之罪而操其投到狀一言之誤坐以異同之罪可謂推毛求疵之極矣最好笑者獄司深疑其挾監司之勢鼓合州縣以求賂亮雖不肖然口說得手去得本非閉眉合眼朦朧精神以自附於道亭者也若其真好賄者自應用其口手之力鼓合世間一等官人相與為私孰能禦者何至假秘書諸人之勢于與州縣以求賂哉獄司推毛求疵若有纖毫近似亦不能免其軀矣亮往嘗與伯恭言亮口誦退韞之言身後揚朱之道

外有子貢之形內居原憲之實亮之居鄉不但外事不干與雖世俗以為其美諸儒之所通行如社倉義役及賑濟等類亮力所易及者皆未曾有分毫干涉只是口嘖嘖見人說得不切事情便噉一飽一似事干與耳亮今日之坐謫者皆其虛影也惟獄司與伯恭知是虛然亮自念有虛形而後有虛影不惟世間毀譽悉謬雖可以自立亦可以招禍今年取金印如羊大周伯仁猶以此取禍於王茂弘自六月二日歸到家方欲一切休形息影而一富盜乘其禍患之餘因亮自妻家回聚眾欲弑殺之其幸免者天也不知今年是何運數自是階門亦不當出矣秘書若更高着眼亮豈可以計一寸氣若猶未免以成敗較是非

以品級論輩行則淫劣之哭豈可復為世人道哉李宓有
言人言曹孟德可而說研究義理之精微辯析古今之
同異原心於杪忽較札於分寸以積累為功以涵養為正
粹面盡背則亮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
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
世之智勇開拓千古之心骨如世俗所謂產塊大鱗飽有
餘而文不足者月謂差有一日之長而來教乃有義利以
行王霸並用之說則前後而列區區之宜其皆未見悉也海
內之人未有如此書之篤其真切者豈敢不往復自及其
說以求正於長者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
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辯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

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
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
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慾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
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
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
亮以為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
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死滲
漏曹孟德本領一有蹉欹便把捉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
死著手處此却是專以人慾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
毫天理行乎其間也諸儒之論為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
也以斷漢唐宜不究哉高祖太宗豈能心服於冥之乎天

地鬼神亦不肯受此祭。漏謂之雜霸者，其道固本於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得亦不惡。如此却是義利。双行王伯並用，如亮之說，却是直上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向來十論大抵敷廣此意，只如大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心，誤處本抄忽而後斷之，以大義宣右其為伯哉。發出三綱五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其非三綱五常之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王霸策問蓋亦如此耳。夫人之所以與天地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一段勇如此之詳，又自發為浩然之氣，蓋擔當閒廓不去，則亦何有於仁義哉。氣不足

以克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規矩准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得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及於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智勇而無仁義者，皆出於儒者之口才。德双行，則其仁義必出而並見。若豈非諸儒有以引之乎。故亮以五經之學為成人而儒者亦一門中之一大者耳。秘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則止於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狂言輒發，要得心膽及露丁以刺剗而補正之耳。秘書勿以其狂而發其往復，亦若今世相待之淺也。向時祭伯恭文，蓋亦發其與伯恭相處之實，而悼存亡不及之意耳。後生小子，遂以某為假伯恭以

自高癡人面前直是不得說夢亮非假人以自高者也敬
拳撐脚独往独來於人世間亦自傷其孤冷而已秘書曰若
不更高着眼則此生真已矣亮亦非綫綫自明者也痛念
二三十年之間諸儒各問各有長處本不可以埋沒而人
人須着些針線其無針線者又却輕佻不是屈頭有大擔
底人所謂至公血誠者始只有其說耳独秘書傑特崇深
負孔融李膺之氣有霍光張昭之重卓然有深會於亮心
者故不自知其心之倦之言之綫之也去季承惠李贊皇
集令評其人且欲與春秋戰國何人為比比公幹略威重
唐人罕有其比然亦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耳遇事雖
打疊得下尚欠恢廓手段尚欠跌蕩其去姚元崇尚

欠三兩級要亦唐之人物耳何暇論夫春秋戰國哉管敬
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臨染不勝浩嘆之至

與朱元晦秘書

去秋辱答教委曲具足見長者教人不倦之意謂亮書
中有不平之氣則誠有之矣自棘寺歸閉門不與人交往
以妻弟之故一出數日便為兇徒聚數十人而欲殺之一
命存亡僅幾許而告之州縣漠然不應不知今年是甚
運數事發之五日頭重而不可扶眼閉而不可擘冥心靜
念以一死決不可免矣負一世之謗頑然未嘗自辯教死
後誰當為我明之明日岫然而吳令小兒具紙筆強作長
者一書冀死後有能明此心者耳豈願自敷教短長於門

下者哉書成後就枕又二十日而後動止作息不異於平
人丘宗卿亦受羣兒謗傷之言半閒半界州府卒歸獄於
趙亮以此身既存而不復問矣世途日狹亮又一身不
看行尸宜其宛轉陷於榛莽而無已時也今年不免聚二
三十小秀才以教書為行尸一面治小圃多植竹木起數
處小亭子後年隨衆赴一省試或可僥倖一名目遮蔽其
身而後徜徉於園亭之間以待死矣其他當一切付之能
者暇時策杖訪長者於武夷之山尽布腹心以求是正留
與千百年閒做箇話說亦庶幾不枉此一生一死矣亮舊
與秘書對坐處橫接一間名曰燕坐前行十步對栢屋三
間名曰抱膝接以秋香海棠圍以竹籬以梅前植兩檜兩

栢而臨一小池是中真可老矣禁正則為作抱膝吟二首
君舉作一首詞語甚工然猶說長說短說人說我未能及
暢抱膝之意也同來各做夢周公且不能卒得何必一一
論到孔明哉亮又自不會吟得使此耿耿者無以自發秘
書是情傑句橫出一世為亮作兩吟其一為和平之音其
一為悲歌慷慨之音使坐此屋而歌以自適亦如常對晤
也去僕已別費五日糧令在彼候五七日不妨千万便為
一作至艱至懇抱膝之東側去五七步作一杉亭頗大名
曰小憇三面臨池兩傍植以黃菊後植木犀八株四黃四
丹更植一大木犀於其中去亭可十步池之上為橋屋三
間兩面比其着亮處名曰舫橋過池可十四五步地即一大

池池上作赤水堂三間又作箔水正臨大池池可三十畝
池旁又一小池小池之旁即驛路去驛路有步有一古松
其大而茂當是七八十年之松亦水堂正對之名曰獨松
堂堂後為宇廊一間中有大李樹兩旁為小齋以慈惠環植以竹
小廊之兩旁即植桃堂之兩旁為小齋以慈惠環植以竹
獨松堂尋赤水木未足度與舫齋皆至秋可成杉亭之池
如偃月西一頭既作栢屋東一頭當作六柱榭亭一間名
曰臨野正西岸上稍幽作一小榭亭於其上名曰隱見更
去西十步即作小書院十二間前又臨一池以為秀才讀
書之所度二年皆可成也兩池之東有田二百畝皆先祖
先人之舊業嘗為他人矣今亦得之以耕如此老死亦復

何憾田之上有小坡為園二十畝先作小亭臨田名曰觀
稼他時又可作一小圃今且植竹餘未有力也此小坡亮
所居屋正對之屋之東北又有園二十畝種蔬植桃李而
已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可只作富貴者之
事業一魏公座右銘荷見教非欲示人而見者輒奪去豈
但妙畫為人所寶愛當是荒懶者死分當得此教十六大
字不敢強今以妻父之墓輒欲求六大字以光墓上男子
不敢犯分以求而荆婦必欲其夫轉以為請此於理宜可
許也願便得之為禱亮併欲求抱膝燕座小憇六大字千
冒但劇惶恐納紙六幅恐不中則書室自斥寫之良妙曾
中所懷千萬而一見終未可期已經新元伏惟燕居有相

尊儀動止萬福前書大略為死計耳紙末之論蓋非小故
却只略言之而未竟宜煩來教之辨答也朋友之論多教
亮以死多聒撓長者雖然懷不盡於長者之前又似不用
情理之所在豈宜如此但已願更一言之昔者三皇五帝
與一世共安於死事至竟而法度始定為万世法程禹啓
始以天下為一家而自為之有苞氏不以為是也啓大戰
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為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為周
武庚挾管蔡之際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
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遺衆議卒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
度定為三家雖相因而不尽同也五霸之紛々豈无所因
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乱死有已時而歸其罪於三王

而弄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於無事則安得
有是紛々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為為不然三皇之化
不可獲行而祖述止於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
易万世之所當憲章也安夷史籍之繁詞刊削流傳之訛
謬與為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
然大明三王之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之君徒知首蒙
之而孝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若此也當其
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奪而不用哉亮
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
之說未可奪者漢唐之心未明也故亮嘗有區々之意
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尽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

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為三者非天地常
獨運而人為有息也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捨天地
則無以為道矣夫不為意存不為禁亡者非謂其捨人而
為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所能與則捨人可以為道而
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為堯萬世皆堯則道豈不
光明盛大於天下使人人無異於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
不可立而道之弊亦已矣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
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虫也道於何
處而常不息哉惟聖為能及倫自餘於倫有不及而非及
欺人以為倫也惟王為能及制自餘於制有不及而非及
罔世以為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世者人常罔之烏有

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矢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
必於得禽也而非要於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
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於空返者乎御
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
獲一矢射者以手親眼便為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
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射者之不以正也以
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
子之論不明矣矣往々反用為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
非喜漢唐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
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
入而終歸於禁暴戢亂變入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

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刘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於以位為樂其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於仁政哉以天下為己物其情猶可察者不揔之於一家則人心何所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為家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只是本領宏闊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其事變萬狀而直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

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浩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劫方劫者是真有之矣此論正在於真虛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体實非關釘轉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辨此見秘書煥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遂起有独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為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為成人宋喻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於人中為聖謂之大人者於人中為大總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妙矣學者所以學為人也而豈必

其儒哉子貢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季之不至則荀卿
有其氏或儒之說而不及其地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女
為君子儒其餘亦未之讀也則亮之說亦不為無據矣嘗
仲保合有商學之其見笑於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却
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於
平世儒者無能為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
專徇管籥以卜規摹也正欲撥金銀銅鐵鑄作一器要以
適州為主耳六非專為漢唐公踈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
人為常不息要不可以無滿中補度時日耳大說話之重
輕亦係其人以秘書重德為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
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總過亮口則弱者

疑之強者斥之失頭秘書中心以聽推理之後及洗天下
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掃之正道死使天地有棄物四
時有剝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蓋也
故亮嘗以為得不傳之絕季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
詳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
金銀銅鐵只是金銀銅鐵鍊有多心別器有精粗豈其於
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為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
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務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
着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亮方治少屋
宇更死季頭工夫而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倉卒且此又
未能究所懷秘書必未肯遽以為然更三五往復則其論

定矣亮亦不敢自以為是也秘書无惜極力鋪張以見教
論不到底則彼此終有不及之情耶若卒卒大而卒不止
正則卒識日以超穎非復向時建寧相見之正則也亮人
品庸俗本死山水好樂此間亦死所謂山水可樂者且於
平地控點些子景致所謂隨分春者是也徐子才常相見
不獨有可用之才而為孝之意方篤亦甚思得見長者
但要出不易耳渠本約有便即作一書偶亮遣人舍遽之
甚不暇更於五十里外取書亮不敢拜壽之教專狀計
同台春長少一一安寧過庭以此示之為幸前婦兒女附
拜再四起居柑子一簞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岩柑聞
其味頗勝温州者亮亦不能別也大栗乾者八斤隨至輕

况尚幸笑留石天民此月二十三日赶上未曾得相見其
貧日甚而有力者念之不以情令且得全家飽煖也百分
中田望武夷如欲飛動而祠祿之滿又恐秘書復被牽出
一見定何時千万為世道崇護不任區區之禱

又書

此者匆匆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
辨乃承諄復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諭尤使人慄
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
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室後世英雄
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万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
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為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為

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
某大槩以為三代做得及者也漢唐做不到及者也故曰
心之用有不尽而無常派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弊惟其
做得及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
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及故雖其盛時三光
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
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矣者本未感
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
謂小康者乎只曰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於
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
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

管仲吾其被毀左社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
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
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脉決不如說者所
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
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
於來論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
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
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弃物而道旁
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鉄成金不應孝力到後反以
銀為鉄也前書所謂撿金銀銅鉄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
失耳新婦急欲為其父遣人一文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

而書成不能一一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
有言皇朝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
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
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
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
泯可乎法有時而察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察可乎至於
全体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大淺狹而世之
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
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駁雜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
彝逐利欲万端宛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
君子之道所以為可貴耳若於不慮不作全体潔白者曰

真心在焉者此始卒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
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為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
大空闕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徒卓然而有
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
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
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
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明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
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為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
不察其所以為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
何以自別於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
為法不當以不尽者為準此亦明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

於三代之盛時便以為熱罔者不知千五百年之間以何
為真心乎亮輩根本工夫自有欠缺采論誠不誣矣至於
畔棄繩墨脫略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可因謂之不
孝乎此夷齊所以豎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
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淺待人也勢當如此耳亮不敢
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恨者言以人而棄道以人而屈
使後世之君子不免哭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亮雖死而
目不瞑矣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
以為貧人安得此景致亮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為
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
得亦不是抱膝長嘯氣味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
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
不傳絕孝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在芭
籬邊耳許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諷詠者為佳
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
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又書乙巳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
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訊後又接數月不任尊仰即日
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甘候動止万福千里
之遠不能捧一觴為千百之壽小詞一闕香兩片川筆十
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為絕品不能別也并檮蒲一緜謾充

背子用雪梨石搗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為亮自
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庶不以薄少輕洩為罪而
笑雷幸甚亮自去載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髮
亦種々矣所幸枕飯粗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
枕而而死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目明於長者
之前人微言輕不為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
又非所以相況瀆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
意以為本領閑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
只做得漢唐而秘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
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只是利欲場中走
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

東儒者所謂只這些子矜戒不得秘書便以為好說話無
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於釋氏然亦
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
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
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
眼皆盲也亮以為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
時閉眼胡做遂為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
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
胡做時便以為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為
偶合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
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

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
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况失光如黑
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
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長長開眼者
後則其利欲一時澆世界者如浮翳及洗而去之天地清
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
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使以為古今秘
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為得不傳之絕竒三三兩兩附耳
而語有同告密書界而立一似結壇太絕一世之人於明
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
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鏡

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為立功建業別是法門
這些好說話且與留着粧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
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為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
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
以為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革道止於革面亦有不
盡槩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
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
泥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
節手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
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
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

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為
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
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
話一時看得極突兀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
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俱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
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
待後來云云

要富貴丙午復朱元晦秘書書

不獲拜起居之問又一年矣七八月之交子約處遞到所
惠書備認存念不忘之意陸沉至此如門下之着眼者幾
人遙望門牆每欲飛動即日秋高氣清伏惟茂對令辰天

人顯相台候動止万福千里之遠竟未能酬奉觴為壽之
願雪梨甜榴四十顆今歲鄉間遭大風梨絕難得極大者
僅如此章德茂得蜀隔織一絲跡不甚佳只堪麤裹用蘇
棧一百鄙詞一閱薄致祝贊之誠不敢失每歲常札爾無
伴物自效切幸笑留向來往還數書非敢與門下爭辨聊
以明不敢自屈其說以相附和以亮之時窮不肖本應得
罪於一世大賢君子秘書神憐其劣不忍棄絕之亮亦因
不敢自外於門下爾世以相附和為黨而欲加之罪者非
也此數書亦欲為免死之計見世之有力者亦使一讀之
而秀才門見其怪甚相與傳說流布非有意流傳之也亮
平生不喜會與人講論徒伯恭於空閑時喜相往復亮亦

感其相知不知其言語之及伯恭既死此事及舜子約叔
昌卒歲一番相見不過寒溫常談而安符有所謂講切者
哉來書問有何講論者猶以亮為喜與人語平兼之浙間
議論自始至末亮並不曉一句道之在天下全公而已矣
屈曲瑣碎皆私意也天下之情偽豈一人之智慮所能及
防哉就能防之亦非聖人所願為也禮曰人藏其心不可
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劣之捨禮何
以哉惟其止於理則彼此皆可知尔若各用其智則迭相
上下而豈有劣乎聖人之於天下時行而已矣過計預防
皆私意也天運之無劣豈一人之私智所能曲周哉就能
周之亦非聖人之所願為也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兩儀生

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故聖人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以奉天時先天者所以開此也豈逆計
預防之云乎世疑周禮為六國陰謀之書不知漢儒說周
禮之過爾非周公之本旨也老莊之所以深誦孔子者豈
非欲以一人之智慮而周天下乎不知其本於至公而特
行也秘書之孝至公而時行之孝也秘書之為人掃尾情
偽而一於至公者也世儒之論皆有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之意皆亮之所不曉故他歸心於門下者直以此爾有公
則无私之則不復有公王伯可以雜用則天理人欲可以
並行矣亮所以為綏下者不欲更添一條路所以開拓大
中張皇出眇而助秘書之正孝也豈好為異說而求出於

秘書之外乎不深察其心則今可止矣此見陳一之因錄
說張休仁太博為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發衝冠
以為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為怪人輒舍去不與共坐由此
言之此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
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進退惟公可以一笑也甚欲走
武亮為旬日之款而近來亦自多病眼前衰之更擺脫不
暇且者冬中如何如聞生理亦頗費力葉正則欲以為秘
書不求容於世吾人不當為姑息之愛以相累此言良有
理天下之事豈人智所可枉敵而轉合哉要之今世學者
終是信命不及尚未暇以安於義也如亮之繆戾顛倒分
與世違而无所悔則又別論也定叟智出於父兄之外而

本不免虎狼蟻蟻正未易擇亮方孝為治圃之事亦欲治
一二亭子力所未能者甚多其可及者又為風撤去洛陽
亭館是何人吾人真瓶中見粟之人爾連書求作抱膝吟
非求秘書粧撰而排連也只欲寫眼前景物道今昔之變
一為和平之音一為慷慨悲歌以快其索居野處耳信手
直寫便白抑揚頓挫何必過於思慮以相玩哉去奴番待
幾日休不妨頑試作意而為之入秋脚氣殊作梗意緒極
不佳欲作一書數日方能下筆又不成語言遣僕遂以蹉
跎秘書必察其非敢慢也專之宣教待勞為孝日粹失子
之戚今能置之乎台春長少均慶荆婦兒女附拜再四起
居未承晤間千萬為世道崇護亮不任區區之禱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終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

九世甥孫朱 潤 刊行

書

與葉丞相謝

亮敬惟相公以碩輔之尊鎮撫坤維經理閩隴如聞兵備甚設大計已定而苦於朝論之不合然內外之事皆相公所宜通知苟通知乎內外則不合無足怪矣大槩國家之勢未張而庸人之論方勝五十載痛憤之仇未報而二十年為備之說方出文士既不識兵而武夫又怯於臨敵大槩皆欲委之而為說以濟其妄而已此功名之事儒者以

為難而有志者所同歎也。以今日堂中中國之大，聖天子之明，若誰相與協力，整齊五季，使民力稍蘇，國計可倚，豪傑動心，中原知向，紛々之論，便可以不顧矣。奈之何其度日之悠々也。前之悠々已十年矣，而後之悠々特未可。知孤大聖天子坐薪嘗膽之本意，今丞相固有志於此矣。要是雜曲時宰虛文相臨，未免悠々度日，而又小人或得乘間正論，或以不合使豪傑孤望，而誰與共成此功名哉。亮積憂多，畏潭々之府所不敢登，因書尚觀，惜分陰以修內政，辨正邪以立大計。此固同寮之義，而相公之志亦可從是以然矣。

亦往者禍患百罹，驚憂万狀，不敢復均至再為於人自蒙知

橫始有更生之意，家君之故竟於去夏四月十二日得從。免父子團聚，喜甚，至泣推原所自。相公實全活之，其必駢儼數語為門下謝，願無用之。弊方經營調度之時，徒亂人听視，敬復不敢，而此心已知。歸矣，但痛定之餘，撫心自失，如兩止牆，頽喘過，熾熾不復能自禁。忽去秋偶為有司所錄，俾填成均，生負之數未能高飛遠幸，聊復尔耳。豈敢不識造物之意，而較是非利害於榮辱之場，不自省悞來秋，決去此矣。重以三喪未葬，而無寸土可耕，甘旨之奉闕然，每一念至，幾不聊生。又益澁不解，對人說窮，愈資費力。就使解說其窮，固亦自若也。以相公雅悉其家事故，輒拜之。相公旦暮，歸作霖雨，則窮鱗枯枿，自應須有生意。西均三

門牆竝立依依而已
亮自頃拜違鈞表怒焉五載奇窮禍患何所不有獨以先
人受全軀之恩竟銜之以入地朝暮九筵之側每念崇恩
惟知感涕去年温州進士戴溪行嘗僭拜相府之書不知
竟能一徹鈞視否冒昧之罪不敢逃也臘月間先人之喪
遂見三祥就使亮免喪不死然五年所奈之技大類屠龍
技雖成而無所用終何以致先人銜恩入地之報於門下
生死負愧不知所云仰惟丞相豈責報於亮者自付之意
蓋如此區區必蒙鈞照

亮前月二十六日竊聞在蘇之還使欲前匍走伏鈞拜環
顧衣服凶惡非事王公大人之禮遂回久之始敢略見

誠於此書不識丞相謝客之日或許其請見在應可必不
易取而進也亮久不見齒於鄉閭出門之日極少請見之
立世誠為楷率謹踰伏以所鈞命亮不仕愧頓之至

與周參政笑

亮不獲獲望鈞表於今十有餘年尺書之問不到記室今
又兩年矣惟是傾心門下始末長如一日所望致君堯舜
使天下均被其澤而亮也亦與一人之數今蹉跎漸向暮
景志念不出閭里時和歲豐則妻子可保無虞乃以連年
大旱中產之家糊口之不給細民愁瘡如鬼所不忍見今
歲尚積少給不尔亮輩亦不可活今春雨多大似去年氣
象又復可疑此正廟堂焦勞之秋也參政於斯時而不任

其善其將誰任之比見所與元晦簡倦於為粥以食餒者又慮其信用之過給散之無節以亮所見此皆齊其未耳為元晦計則可而非參政之所先也渡江安靖又五十年辛巳之變悔禍如反掌此非人力所及蓋天下不以為變故也自淳熙改元歲事少給長短相補凡六載而上下安之若以為天瑞之臻觀此兩歲則其氣象方勞思慮耳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群滿腹衆難塞曾此今古儒者之所同病以朱墨為法以議論為政此又本朝規模之所獨病也方聖賢馳騁不足之時而課一時以為功孔光胡廣亦將笑人哀哉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猶為平時設耳諸賢彫落殆及獨參政與元晦歸然以顯之參政又方協

贊國論於斯時也而使亮輩憂且笑之不得食是則為可耻矣天下大計不逃參政之所思慮雖益亮方甘放棄亦不當與聞此事縱有所論龜跡茫廣不能自合願參政尊其所聞而已

與周丞相

亮不獲瞻望鈞表匆匆又接兩載崇仰之心如水萬折而必東也旁居野處日與海內之人在陶器之中而獨能知其所自今春必不免其禮部本有進拜之便臨試一病狼狽拖強竟入院僅而不死倉皇渡江兄弟接之江頭携持抵家更一月始能飯一庶弟竟染病以死更以妻孥畜病意緒惘惘始不知身世之足賴也方困頓時亦聞昭布

大魏晉秉國鈞二十年海內所仰望而敬祝者一旦遂滿
其願非獨一夫欣幸而已仰惟丞相以命世之才得曠占
之幸平生經綸在手至是可以展布而無疑矣 主上天
日之表本非苟安於無事者皇天全昇之重百年位墟之
責則北向之志非可與好大喜功者同日而語也丞相亦
豈今日而忘念慮哉亮持甚至於起立雖病未即安喜慰
無量亦嘗撰為併驪之語欲遣一介馳獻因循至今其意
二較然尚賴丞相終察之今者又聞 朝廷無復向來安
靜廟堂當亦多事何暇款讀士子言語念此意不可不達
故卒遣前倘畧賜鈞覽不勝幸甚亮蹉跎遂入晚景技成
無用重以多病度非久於人山者且可一筆勾斷而耿耿
者未易即滅况在門牆之用豈便復滅口又不敢縷以為
瀆重疊楮之恭亦以為丞相既厭之而不復出也亮至節
後以小故一到浙西取道行都首當俯伏鈞屏以究其平
生欲言而未敢者冒昧瀆尊之罪鈞慈必有以照容之亮
下情惶懼之至

與辛幼安殿撰

亮空閒沒可做時每念臨安相聚之適而一別遽如許雲
泥異路又如許本不欲以書自通非敢自外亦其勢然耳
前年陳詠秀才強使作書既而一朋友又強作書皆不知
達否不但又違無以慰相思也去年東陽一宗子來自玉
山具說辱見問甚詳且言欲幸臨教之孤陋日久聞此不

竟起立雖未必真行然此意亦非今之諸君子所能發也
感甚不可言即日春事強半伏惟燕飢自適天人交相台
候乃福亮頑鈍浸已老矣面目稜層氣象彫落平生所謂
亨者又皆掃蕩無餘但時見故旧則能大笑而已其為死
足賴曉然甚明真不足置高平者獨念世道日以艱難識
此香氣者不但人摧敗之天亦僵仆之殆及山海所係望
者東序惟元晦西序惟公與子師耳又竟真然若不相
入甚思無箇伯恭在中間捫就也天地陰陽之運闔闢往
來之機患人無慧眼精硬有脚頭耳長江大河一瀉千里
不足多怪也前年曾訪子師於和平山間今亦其念走上
饒因入崇安但所下姓當此田天時亦亦其念走上
過秋抄

如間作室甚宏聖傳到上梁文可想而知也見元晦說齋
入去者以為耳目所未曾親此老言必不妄去年亮亦起
數間大有鵬鷲肖鷗鵬之意較短量長未堪奴僕命也又
聞社之寄詞與錢仲耕豈不能以一紙見分乎偶有端便
因作此問起居且詢前書定否此便一去不回能尋便以
一二字見及其甚幸餘惟崇護茵專大據所益以決天下大
計為禱

與張定叟侍郎

亮此諸公屏參謁特蒙與進所以慰藉之意良厚中非衰
落之餘所敢當既而欲臬舜乃承有意所不料之感次且
而退徒劇山斗之仰重惟魏國先忠獻以至公血誠對越

天地以崇勳茂德鎮動華夷為中興社稷之宗臣平生慕
望欲為執鞭而不可得也荆州以絕識純誠嗣世而作功
雖不竟而志實未泯愍其遺烈鍾之侍郎侍郎遇事風生
見善如已出人疑荆州之不亡而忠赤自將誓不與虜俱
生則先魏國為有所恃矣近者晦庵人奏事侍郎適還授班
行都父老莫不以手加額不敢以意分先後亮時實親見
之夫子所謂無忝者於侍郎可也乾道間東萊呂伯恭新
安朱元晦及荆州鼎立為一世學者宗師亮亦獲承教於
諸公後相與上下其論今新安巍然獨存益緝晚歲之好
子約以其兄之故亦相與如骨肉獨侍郎既責不敢引例
以進不謂台慈肯自貶損亦引接之如故舊使得移所以

事荆州者而自見於世其甚過也不可言侍郎行登政
地凡可以報國而光其先者宜不待他人之助然天下大
物也豈一手一足之為烈亮之獲聞於諸君子者倘可繼
此而得進乎固所願也不敢必也

與勾熙載提舉

亮拾殘生於萬死之餘拖延逗遛遂見新春今庶幾不死
安眠善睡於部封之下無非威令風采有以庇存之仰冀
此心無有窮已甚思參覲以听餘論滿足平生慕望之心
多難畏事雖門之外亦不敢妄出倦之耿之情未嘗不
東望而坐馳敬勒短劄仰候良寢敢祈為國尊護以即禁
林不次之除拜其所蘊見之論思幹旋鈞軸以與天下同

此福利亮不任倦之之禱之論
亮六月還自臨安道出麾下以手足俱中風濕不成禮度
不敢進謁既而嘗略具粟乃辱報翰甚寵及輜車出按惠
然欲屈臨之今之君子或少同筆硯或二十年游從之舊
一旦貴賤少異使如路人其欲作意勉敦平生契好者終
是生硬不出情實傍觀者便得以窺其中之所存彼亦安
之而不顧也即中負一世之才望漢庭羣公猶復退避出
不使節一路凜然其於部封小夫曾無一日之雅蹤跡汨
沒德又無聞何所取焉而遽欲自忘其皇華之尊乎豈即
中欲納一世之才高以下之不使絲髮遺弃亦欲忘其下
体而采其葑菲乎此意高矣厚矣亮幸然適當於此時也

不然則田疇所謂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吾形已不
適也况少時嘗有區區之志晚節末路尚不欲自別於田
間小孺其他尚復何言技成而無用且更以取辱亦嘗思
與一世豪傑之人審訂其是非可否既不可載之紙筆相
與三百里一出甚難仗劍此情而已若抗事真以為可與
言或使輶出按台濕道過天台鴈蕩能賜一報當筆技相
從於山水間為十日劇譚之款庶幾可展布其平生也近
有柏屋三間名曰抱膝葉正則陳君舉為作抱膝吟朱元
晦亦許作之矣執事亦能賜數語以先一龍之乎率尔于爾
惶恐

與彭子壽祭酒

亮向者得台翰為報之後仰止道誼不任此情班行之有
門下屹然如中流之砥柱而時事日以難典禮日以異闔
朝危懼田野隱憂幸一世之隱憂所當竭其血誠而共拯
之蓋不可以頃刻緩者也貴之與差不甚貴賢之與差不
甚賢皆當次第受責不得自恕亮田野小夫近嘗以冒一
時誤恩猶不敢自安於田里門下以道山王府之英而當
春秋之責回天之力非有望於一府給舍臺諫侍從則望
之諸賢矣嗚呼而其事可乎此田文與吳起論功之時也
亮曰木安腐食不甘味將從諸賢而問其平生所講者不
暇以貴賤論然病之生也有根有柢有漸有積穿經入絡
動榮發衛至於骨髓徹髓而後不可救若於其根而治之

可以無智名無勇功治之於漸清則藥力亦不重入君以
一身而臨天下貴於庶明勵翼動息必知根漸必竟故蠶
臣之效力也微而收功也大若上下皆不竟至於經絡榮
衛而藥力猶輕則無可為藥力重而不能救則其病在不
早辦耳今猶及可辦也諸賢何以追辦之乎頭門下肅遵
時令精調寢餼以共扶下地之經無痕瑕可指而還其初
不任倦港之禱

與范東長龍圖

亮自頃一望台光蒙所以溫接獎與之意厚甚連歲到行
部自顧蹤跡日以陸沈無顏數詣台屏但時時令姪少約
問訊啓處之詳慰此尊仰初夏嘗出到金陵與章文侍郎

甚款新華泉石樓外玩所留字必相與許頌長望良文章
丈亦言若回其運其來失此良款亦用快悒亮自七八月
之交一病垂死今幸苟存殘喘百念皆已灰滅但尊敬大
賢君子耿然猶在

甚竊惟擬刑右司西州人物之英一朝樂神之表文章議
論為時宗工道德風流在王左右禁林應地漢廷莫之或
先翻然而去不可復駐雖高節凜然而志亦主不義
尚有可思者持節湖外沙民何其甚而本相兄君奉遂獲同
寮託契至厚今茲遊處其間樂當不可准使輟聯翩得
仁言仁聞交發並見無後一遊其間睹此盛事悵仰而
時事反覆無常天運所至亦官人事對副如何之君子

不足承當好運猶庸小人不足以究竟向陰之時人不
自力而一委之天豈不殆哉亮一親戚梁銳為柳陽判官
道出麾下義當伏謁渠並北人今與亮為鄰且三四十
矣亮非敢以一書為之先容倘賜溫顏重接孤寒小官生
死万幸渠蹉跎選調不善俯仰益官十四五考而奉者只
一二人人生硬自信可為一笑右司加意怜之固其所願而
不敢望也亮開歲又隨眾一到春官包蓋至此只欲為遮
欄門戶計若更不遂且當浮沈里閑與田夫野老為伍無
所復望於今世矣新天子龍飛寤寐英賢決非湖外所
能又留綸渙一下鋒車鼎來更幾崇護寢餼終為四海一
出素蘊不勝千万之禱

與允延之侍郎

比留臨安二十日不敢數造台屏非欲自取疏外正以極
者必非樂客之時不敢不識去就耳匆匆告遠是夜便宿
更居次早即絕江懷仰道誼夢寐以之侍郎又復兼領劇
曹上所委屬眷意日隆東西二府非公莫宜也鈍滯無庸
之人惟當拭目以觀天下太平耳林黃鍾得郡之明日未
元晦得祠廟堂行遣甚愜人意然元晦日以老矣世念
時賢不應終置也幾仲正則聞欲求外周文德當政柄何
以使賢者至此乎君李邈然與壘夷為鄰髮毛斑斑知旧
滿前而莫或念之此固其命也亮衰落至此不復與世人
較是非苟可以縞旦暮之安何氣之足論但不容其
莫念之此其苦殆不可言耳亮冬仲將復有京口之行
道出修門自當請謁未聞敢冀崇護竊竦以對冕旒異常
之者亮不任至禱

與吳元孟茶安撫

亮一別不謂便如許又中間伯恭通到婺州所留之文不
得一見為恨前年蕭山道中作一書附梁鄒推行記得燈
下寫時其縷之今亦莫知所說何事也正月間到臨安
得梁鄒推書始知已出廣又笑甚念一見深之不可得為
慮臨行總得與天民促膝共語一夕復得君舉書亦知兄
之來參差日子極不多人生會聚之難乃如此回思向來
大醉并草橋上無一時放手固是人間樂事也此間有召

對指揮丈夫年踰五十始得一而天顏自不應復有留
藏然有君如此亦不必量而後入也私以為必有非常遇
合日日以冀忽鄭景元相訪未及寒溫首問此事乃知奏
疏其情尤重所以相期待者亦甚至然竟不免為邕堯之
行吾人所向類多如此上方待光堯萬壽豈忍使人八
十之親重入瘴癘之鄉乎若明以為告宜無有不納乃欲
持關到而後乞祠殆不可曉天民一見遂遇合繼此當平
步要津矣天下無不可為之時無不可乘之勢顧吾儕之
命或熟不是富耳樂武子所謂不可當吾世面失諸侯此
言甚可念也亮已為枯木朽株矣雖即填溝壑固其分但
胸中所懷十萬更無開口處良以為苦四海相知惟伯恭

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通用正則耳此亦今已
一筆勾斷云云聞見待色則對當以情告上不可更待來
幸當機不發乃更求哀他人恐他時不無遺恨耳伯恭君
舉於兄極相知但其力不能有所及在臨安亦嘗與數款
語否三四年來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
已胡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嘗與伯恭
相待葉正則俊明頴悟其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
力量有所不及耳渠於亮甚厚其於亮所厚如兄與夫民
極惓惓殆未可以科舉士人論此君更過五七年誠恐為
敵獨未知於伯恭如何耳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脚亦與其
他士人不同聞安下處甚相近想時時得款語也本朝

以繩墨立國自是文法世家度外之士往往多不能自容
只如西事之與滕宗諒張亢小小放手便為文法所繩惟
范文正公力保庇之孫元規滕達道李誠之皆一世偉人
而是非相半世人於兄不能深相察者固亦其勢也然亮
以為齷齪拘牽之極其勢必須一番痛快而後定今日之
淺狹亦極矣兄輩不患不得少舒其意小小起伏願且安
之無聊賴豈有踰於老弟者乎亦且磊磊度日想兄亦不
待亮綏綏也

與鄭景元提幹

比僕子回辱書為答甚悉下宜元相約會永康邑中
前所付教具感相念之意但別去之久終是無任感

後暑伏可畏誠恐備次有相台似動山萬福黃岩人約渠
以二十到宅上納錢亮更自有一書今已是過月必須到
彼又矣建康書哥便見示也示諭出處之意甚詳自此而
南自南而北皆是總小功之祭者苟其無與於世事雖到
莊墾亦不妨若果有干涉人未鏡汝雖入南中亦不免於
云云也亮不能自免者起於向來之餘波未為人所恕而
朋友復助成之耳若數年前已如兩年來則今茲定免也
大率永嘉之論多是相時低昂終成背時耳若一成作背
時事業却自無事契元試思之尤延之又論罷宜若眼前
更無好況然天下事正不恁地論直到黃河一寫千里之
勢方無難住處耳這些光景豈碌碌者所能當人亦貴審

於量已亮視此等事已如耳邊風閑居無用心處却欲為
一世故舊朋友作近拍詞三十闕以創見於後來本之以
方言俚語雜之以街譚巷歌擗搦義理劫剝經傳而卒歸
之曲子之律可以奉百世豪英一笑顧於今未能有為我
擊節者耳并七月三十日已成十闕并香一片押羅一
端祈十有之壽能為我令善歌者一歌之以侑一觴自幸
之而還以酬我乎不欲專人相擾附德載端便次不浮沈
也未承集間千萬為父大之業厚自崇護

與陳君舉

別久不任懷仰不得嗣音亦復久矣眼前區區遂成因循
乃其心未嘗不在也即付秋高氣爽伏惟需次有相台候

動止方福亮今年一照甚事但隨分衰過時節亦殊不覺
人生各有幾許日子乃如此虛度甚令人自悼朋友過此
皆言尊兄進德日里一日無不嘆服但亮終以為尊兄向
者所有已自足以用伏一世課進亦非難事小小得喪殆
浮翳耳直湏到九萬里則風斯在下地位方可坐視群山
千萬疊無不拱揖以為吾用豈其背去者亦固吾坐下物
也番來覆去彼直自勞耳一旦風雲會合在左右前後亦
撈摸不着便可以坐福一世蒼生若極吾人今日之所有
祗足以致人之伏耳其背去者便死奈他何也足以致吾
君一時之喜耳退則為人一掃淨及便無一事也雖然此
非為一世才人智士論也非如吾兄有地步人當不信此

耳亮與朱元晦所論本非謂三代漢唐設且欲明此道在
天地間如明星皎月閉眼之人開眼即是安得自所謂暗
合者乎天理人欲豈是同出而異用只是情之流乃為人
欲耳人欲如何主持得世界亮之論乃與天地日月雪寬
而尊兄乃名以跳跟叫呼擁戈直上元晦之論只是與二
程主張門戶而尊兄乃名之以正大且占得地步平正有
以逸待勞之氣嗟乎究哉吾兄為一世儒者巨擘其論已
如此在亮便應閉口藏舌不復更下注脚終念有壞不
非二十年相聚之本旨聊復云云更錄元晦答書與亮前
日再與渠書更為詳復一看莫更仰理前說若其論終不
契自此可以一筆勾斷矣道甫在是一夢象先一見之喜

殊異流輩染作做不詫異恐自此可以穩穩平進于且久
不得差道胡為而如此大防平時無惡於人亦復然信哉
時之難也雪梨甜榴各一節聊以問信石榴真甜者但苦
小耳胡君墓誌甚善亦迥異往時豈其進類若此耶未有
承晤之日千萬為世道厚自崇護至禱

江頭之約參差一月何意一別遂如許久卧病留妻家
又六旬候之期繼得所留字及括蒼書甚恨然也家君甚
以不能少具禮為歉象先適來去年十月書寬夫附到正
月書書辭款密周緻愈重相念但其間每以得失相開警
憂我則至矣可得謂之相知耶如我與兄及天民之相知
自以為庶幾莫逆矣凡所謂未能免俗之事宜皆可以畧

去獨惓惓於施綬之說亮於兄言固隱然在心因書又得
猛省此乃正合所望耳安齊之教良是今不復用矣其欲
得數語相警策許之而未何也大凡朋友書寒溫外要當
有善相示有過相告使相去千里常若面對講習庶不為
無謂監省魁中本不足多云世道如此足為吾黨之慶幸
甚至於不寐盛名在人久矣自此遂出其為已者以為人
人之望我者厚而伺其手蹉足跌者亦不少盛名之與古
人所戒兄於此念之熟矣其善處之亮憂患之餘百念灰
冷環顧其中自為且不足天重抑之使之少思其自為之
道兄出我處要歸一是人生豈必其同耶猶記未試前後
子充詩郎勉共欣從然於連日平生之懷亦

矣今日之事惟當閉門讀書追尋舊學以求其新但三喪
未卒朝暮在自使人肝膽摧裂如不欲生手未把卷心已
奪去奈何奈何今歲不問有無當隨力襄奉云云狀頭
無以易兄兄榮歸當夾取道下里無更以紹吳故人為難
甚欲得一見面敘此榜得人之盛前此以來所未有况橫
騫於江浙李深卿獨步於七閩一榜而收二虎斯已奇矣
而况象先元賓亦宜益之德修諸君子交發而並至耶盛
事盛事象先家事如何此去然免作館否東陽郭君力欲
屈致此君抗志極可喜往其家甚有禮象先不作館則
已若猶未免宜無以易此渠亦不敢相迫雖五月間來先
言百里使人來求書其意勤甚因與象先議之勉為此來

幸甚亮方欲專遣人忽有此便廷對在即天下事大略可
覩矣順理而言至於愛君憂國可也仲舒三策要留其習
中事緩而切巽而正可為廷對法此亦對君父之道

與石天民

舟中夜語良款亦足為別去兩年之慰猶恨迫歸太忽
耳入夏來不審客間專用復何以報過二月二十七日得
書引見竟以何日對乎所言能開啓天听否當竟用三
答對後有何指揮曲折幸一見報士人於被召得對遂可
以伸眉吐氣亦丈夫遇合之會也益恭聞亦得對富有一遇
合之理此看蹉跎日以老矣六十以後雖健者不能以有
為殊令人念之亦時相見不覺書往問安訊不知在甚處

安下君本之得對只在此幾時對後畢竟如何想當遂留
也使乘以過壘亦甚好恐渠頗念母老耳辛幼安王仲衡
諸人俱被召還新換頭留意善類老兄及伯恭君本皆應
有美除兄於儕輩中最為不立標準以故不為人所忌他
時朋輩終當得兄之力消長回復雖陰陽未可預判要之
不能久平過兄其愈思所以自廣白非元惡大熟豈無
欲善之心乎王道甫每言人情不甚相遠此意極可念正
則居厚道甫曾前列但遺恨於肖望德遠應先耳肖望遂
不免就益計何以堪此相見宜極力開釋之但得綠衫拜
親於庭自是人間第一樂事窮達富貴豈有定準哉自隆
吳乾道以來不以科甲用人後癸未數至今榜上三名之

在朝不過三四人吾人本不應計較利害使以利害計之
肯望亦可無憾此一榜收拾之介雖世之以一善自名者
大略不遠獨老僕頑然不為一世所錄尚能杯酒叫呼以
度時節肯望視此真可以無恨亮為士為農為商皆踏地
未穩天之困人寧有窮已乎

與石應之

亮自頃新路口作別匆匆又接一歲不任懷仰之情中間
事變亦既多矣夏秋在建鄴聞契兄與仲權召試喜極至
於欲舞真所謂類有此耳然其責亦不小也古之君子以
渺然一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者豈周旋上下委曲弥縫之
所能辦哉發其誠心併力一向前而路頭有曲有直有高

有低其勢自是難於直撞耳非有心於避就也故大略歸
於必濟而不濟亦可歸之命矣今以有心避就之人而欲
以一身自為命如是而能濟者無天可也此直毫厘之差
便成無窮之繆契兄亦不可不謹此見所存策佳甚子約
以為悶人亮之說則不然由是而委曲不已則有心於避
就矣由是而發其誠心并力一向則天人將助順矣象先
有些光景發得不及思量精密而事去徒作念耳大似
可靈寶之起居注也以亮揆之契兄光景必當次象先而
發浙間非无他人然光景為慢惟兄勉之無失朋友之望
前轍可鑒但平生所享所謂公私兩字者要當於此着眼
使之挽匙乱箸亦可笑也已

亮少之時頗不自量蓋及與一世豪傑角其短長而窮其技矣卒之身與事左而後生齷齪起十十五五如亂山之不可一方喟然長歎以為天下之事無有窮時分當踰伏里間退聽之而已兩年來精神消縮筋骸不自支持見世有寸長自異者猶歛衽焉況若左右之有志於卓然自奮者乎相去三十里不敢有求交之心一旦辱駢驪之文見寵熟讀一過足以見所存甚遠有以起其少時不自量之心使亮猶有一寸生氣固將與左右辨論文字之始末與占人交接之道有不如左右所云者往復至窮而後已今老矣既無以應左右之求又豈敢復論到底雖然不敢虛也

夫聞古人之於文也猶其為仕也仕將以行其道也文將以載其道也道不在我則雖仕何為雖有言當與利口者爭大耳歸退之原道無愧於孟荀而終不免以文為本故程氏以為倒李况其止於馳騁語言者固君子所不道雖終日曉曉欲以陵轍一世有識者固愧首而笑之耳豈肯與之辨論是非哉君子不成人之惡豈願其至此然而彼竟不可曉雖與之辨論如水投石而又甚焉何者水投石不入而止亦人之難曉必且取辱是以君子不為也均是人也所齷齪固有人意表者此不可以入論也鄙棄夫百代之英豪其事李挺之一切供僕厮之役猶或不當其意彼胡為自尊至此必深見楚之有出人意表者苟得入其

掌輿將籍之以與百世爭豪一日之蚤百世之伸也子房
不下取獲則博浪沙中一俠士尔安能輝映今古使人疑
其為王者之佐哉雖然今之君子何暇及此寸善片長輒
欲與聖賢並刻家傳爭長何暇爭百世事業乎亮老矣已
與一世之君子一切告絕豈復與後生相牽綴耶誦所聞
以答見寵之意不能視所施為報又其稽緩乃多事之故
而非敢慢也亦一日肯與景陽見臨尚得以奉一笑之適
其他致不足論

後張好仁

自頃一見眉宇於行都固知其不凡亦嘗為一二朋友言
之矣妙恨匆匆遂有建鄴之說不能求款以成悵然左右

不備於身過而有便輒與以善亮又不能一一尋使以答
左右之意何其厚而僕何其疎也既感且愧亮自十八九
歲時即獲與言及者皆望之濟世後一出公家往往皆不甚鄙
棄之繼天資不知人處甚多而於問見較亦不甚少要皆
無補於其身也一世賢豪殆及而六世遺業乎然所用流
若僕固唯乎其克矣左右亦視老馬而念其少壯之時耶
十數年來才位輩出而篤厚之氣無遺餘矣有誰不悔老
不虛困乎左右然後可期以遠到之器也曰甘受和白受
采輕後浮薄而可以有所受乎左右以如此之質而從子
約游其外無當之遠者大有其無必誤他人也久客倦甚
姑此以謝來辱自餘尚須續布

復胡德永

亮居者於象未諸人處獲問然色滿如志甚大所期甚遠所向甚博所涉甚廣所望於身甚高不一而足也心知健仰而不獲一見甚以爲恨不謂以然思創先之陳義甚高固增望數而期與通厚使人從然而不三所答古語有之天地豈不寬矣身豈不容人之不能容於天地間者皆自不容耳非無所容也必知吾夫子而後可以言無所容彼其道足以位天地育萬物而得非其時故無所容耳吾徒方求入育之暇人不我育便謂之無所容可乎亮方一切直門外之是非而求其自容於天地間者可以免死今所及皆致午前餘波之所溢無腸心決不取以是自迫之

下自謂涉歷四方無所不見而猶未竟容不容之理乎既以老僕爲可置之交游之末必應樂聞同異不敢相隨徇以卷也時事屢變天意特未定周半半歲後此話方可平撲耳亮偶身上發熱兩日不知人近日方稍蘇而弓兵立索書令兒子具紙筆因而信意直寫亦不復量輕重是非惟賢者察其心而已跽伏里閉無後一望丰標尚異爲道業自厚行即非常識擢之寵至禱

復喻謙父

亮索居不得謙父輩相與指畫有疑孰問祇以自愚耳亮少失師友晚又不孝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此亮大懼也平時盃酒之戲親旧聚首開口一笑固聖人所不禁

率以為常則失其本心矣亮顛倒錯亂未知所止所聞之
師友者過耳輒忘去謙父其何以救之方畱敬從下風以
請乃蒙挹損賜之教章載其盛文以開不肖者發緘疾讀
語不留行快哉快哉近世之競爽者未易及也憂患摧落
之餘猶為踴躍奮迅者父之留此玩繹有疑不敢不以請
謙父以軼羣之才邁往之氣載是而往一日千里無難區
區之心所願獻於謙父者按轡徐行鳴以和鸞節以采齊
使驥不秣其力而稱其德者微謙父吾誰與歸二喻肯來
此後便郵不之時惠好音慰此牢落惟無曰先生云云者
幸甚

復黃伯起

一見不能知足下卓然有異於人信矣其老義及得
所惠書方慙然自失念未有以為答也又以老婦欲葬其
親擾一兩月今方息有又念亮陸沈不為世所比數其
何以重當世之後秀非不欲謝而不知所謝也重煩書誨
之辱責其不能以禮相往來是則無所逃罪矣然其心則
甚可念也昔之君子生於斯世也有三其上則以先知竟
後知以先竟竟後竟其次則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卒者
又其次則淑其德以及其鄉閭故孟子以為中也養不中
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
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嗚呼其上者非亮
之所當論其次者非亮之所及論而又其次者亦不能勉

焉雖欲勉之而德不足以取信言不足以取重徒使此心
耿耿而止耳以足下之文推足下之志必當挾鄉閭而求
以自見於人士之林者也語如亮者其何以有補於足下
詩不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敬截
來賜而已雖然有一于此亮方寧為老農老圃者也足下
肯訪之於畦壟之間使亮放鋤釋甕班荆而相與坐焉取
古人之詩斷章而詠歌之萬分之一足下听之而或有感
庶乎有以酬足下見望之始意不然亮猶可以竊愛賢樂
善之名也是則足下有補於亮矣足下其面之來人立要
答書草、作此不能次第以為謝

龍川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一終

